尤菴集二十

書

書

與閔持叔 丁酉四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始聞過嶺不勝驚愕繼以沉思是爲慰第惟行李蒼黃嚴程將玉成而降之任也用是爲耶天爲 社稷之計則亦不迫促不瑕有僕馬之厄耶天爲必有此矣春閒兩承問札哀感無已孤哀頑命苟生奄過再暮所中之月又已强半亡者日遠存者日忘此豈人理之所堪也伏想餘哀未忘可以此聞也仍念履險之人非悲愁則必放曠此實伊川之所戒而伊川則舍達於灩澦驗學於髭髮若學此老少有得

力處則死生窮通將無以動吾心者矣荷相愛之眷而回視其中無可奉答者故敢以布聞窓增悚懼此外只祝加護以審風土之宜

又 丁酉九月

戀思之苦日深一日此豈無人也白首窮途政爲知己者難逢耳即者南土已霜遠想窮廬寒事可怖眠食想如何撫瘵之餘可以看書否曾於褫中手書忽至忙手披接幾於紙毛而不釋也惠紙尤是此間所少然愛玩無斁奚獨汝之爲美也時烈疾病漸痼鬼事日迫所叨誤恩迄茲未改日夕憂遑病中輒發狂妄曾以囊封少效愚忠聖批有凜凜正大之教

此可以仰窺　膚志而惜乎才疎學荒疾勢又健也
未涯相奉臨紙黯然加愛加愛

又　戊戌正月

北羽南鱗斷送一臘懷想可知也玆得客歲惠書一
角衝風犯雪千里艱關而墨光猶新紙不憔憔想像
風彩不勝愛玩也時烈舊病新恙鬼事日逼夜晝之
理只得靜俟而已去秋結得茅棟于山中小澗潺湲
方塘清澈足以吟咏相羊而三冬藏六甚無意思始
知清福亦非人人之所可餉也昨得仲氏見訪共枕
泉聲連夜清話眞是勝踐也贊善兄聞峻路彷徨甚
可相念耳筆材甘藿珍戢珍戢仄聞方刋家禮何間

訖工欲送紙地印來耳千萬遂書不敢多談

又戊戌

憲書深慰市南靡持叔發端則妄言亦無由遣矣良幸良喜大槩今日事悠泛恬嬉更不可說欝欝乎令人欲狂萊譯曾以私語於家則皆以爲卑者朝家不禁自斷堂上則稟處云又曾於　筵中說及此事賤臣啓曰此事雖欲查治語曰千金之子殺人不死云云則　上曰頃欲謫某人舉朝皆救況欲殺之乎今日惟　聖意憤疾于此輩而朝臣皆以顏情之熟而不能出一言不勝慨然也後日入侍則當更申前說矣岳陽仙人非坐頃日事實以無善可稱故無甚惜

之之意今示如此後政當有所處矣第戶判呈辭必因妄言而然矣然則此亦不敢出矣誰能有解釋者乎當日說話豈有一毫侵責此爺之意乎新除兎山聞有可觀者故注擬矣今聞以富發身不美之說波及所親云未知其實如何須聞見以示也

又戊戌

連枕眞可喜第恨商量之未細耳昨政未知物論云何此雖無私未免於公議則終是私也可怕可怕

又戊戌十一月

禮則然矣然今日豈尋常守文之日哉周時固有后不省方之文舜時有十一月朔巡狩之禮則雖有大

於開政者恐無妨也如何

又 戊戌十二月

執事居水將出時事潰裂至此浩歎奈何伯玉亦欲
呈病采增咄咄碎力東補西塞誠有所不贍而比來
得 對 亦難閱贊將成病也福建消息緣何透露人
心輕淺其害至此奈何早晚入 筵謹當陳達耳此
昨訪草墨大致感傷方此臥痛苦苦擬於從者未出
一進是計千萬臥草僅此

又 己亥正月

伏惟新歲益茂此族館逢歲遂念松楸益復愴然顧
念時事須汲汲收拾人才共扶同濟庶有一分之望

而卽今潰裂如許如左右不可一日不在朝端故不顧傍人是非不諒自己愚賤懇懇陳達幸蒙 聖主許可以愚料之雖有些少不安仰成 聖主之美亦是一事而左右一向却立如此睡如禿物獨奈時事何雖感 主知之深而不得不拂衣而歸矣如何如何

又己亥閏月

小報知已還朝慰喜不可言 聖上修省之道足以祈命於天而災沴之作甚駭耳目中夜以思寧欲無訛正以此時朝著又不爲無事倍增憂惱也

又己亥

續拜垂帖慰感交至嶺南七邑　筵中建請卽蒙允
許不勝分明第聞人說朝家減三斗大同而民
間不知云此極可駭嶺南或如湖邑之沈命耶幸以
私問於嶺伯如何曾見監司守令例多屯膏而自以
示惠殊無歸美　君上之意極可歎也禹中軍事具
由呈狀則何敢不卽稟施乎第此漢則方以服制自
拘矣君徵事春兄之意亦同諸議然執迷者終不能
悟甚惑自歎自歎耳

又　己亥

近以公務未遑人事承此惠書感戢無已僉詢之意
實仰好問之誠顧此矇陋無以仰副則第切愧恧而

已唯是設屯一事實爲公私巨弊項日　筵中只許罷去管餉守禦等使所設而諸宮家則　不許賤臣力爭而終不得其後伏見所下備司則在康翎郡主恐誤許已令罷而復使勿罷此甚慨然者幸考當日筵中說話及備司文書特爲論執如何如何萊便切欲付答耳方坐曹會忽忽不宣

又　己亥　四月

孤雖狼狽心甚慨然亦甚不安去夜明發不寐今若賜對思欲仰首一鳴同其顚沛不如所料則胸中甚勃勃也蒙示疏本甚善甚善紙末敢添數語以俟商量取舍皇仄皇仄

又庚子二月

時烈頓首再拜言下來時沿道問卜兆近遠至利川云是葬蒼且云返哭之路屢過近境非不欲謀奉少叙而郎時行色不敢周繞人亭歸來回想不翅哽噎亦欲修疏附京褫亦不敢以奇衅之蹤帶累知舊迄玆趑趄匪無情悃而然也玆於儒便蒙賜手札撫存深至仍審春寒哀履支勝伏慰且感不容言喻時烈爲臣無狀致有煩言自取狼狽杜門念咎不敢有慁天尤人之意也唯是時序變遷遠見春回回望喬山五情如割且思去年此時方有嚮治之機 先大王密勿之意謁然如陽氣發而透金石也只今孤臣

獨存忍念疇昔縱不敢任情號哭亦何堪抆血沾衣今日可與說此者非吾哀侍更向誰邊哉目今疾病尋侵日與死隣五月赴哭亦不可幾恐成千古無窮之恨也時氣向闌伏祝强加疏食以副遠誠

又辛丑十月

續拜盛蹄辭意益勤慰荷之私不容盡輸分占兩山勢果便順如其吉地則幸孰大焉早晚如見朴堤川則欲與商量耳賤疾輾轉相加今成水痢方圖藥物於京口如獲其效則庶不久爲孰事者慮矣漢城事先王每嘗軫慮今則庶爲不虞之備耶嘗於　禍前冒啓須自西門築甬道南透而去接築小城於南城

對峰使敵不得俯臨然後爲萬全之地　聖教以爲
當旋旋密謀之云矣此事遂成千古之恨則眞是慨
然者也

又壬寅四月

時烈白家門不幸姑母奄忽棄背摧痛酸苦不自堪
忍玆又哭從兄之喪人家禍釁豈復有如是之酷耶
卽惟履玆初夏尊仕況珍衛馳義日深前在堤衙襆
承惠書迨有藏戢之心彼時仍與家弟暫遊楓山略
償宿債數年以來唯此一事粗愜私心耳示諭憂虞
之端不敢以遠外而少紓也惟是陰陽方爭勝負未
決　朝端不敢知而只以南土觀之則强弱之形已

著未有久相持而終不中央者理勢之迫何可迴避也只以日用間自省於心術之微則嘗見此少而彼多若不厭殺一番則終見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自家有此至危至險之機而乃敢遠憂外寧亦見其惑也無緣面論向暑多愛

又 壬寅 九月

古人所謂食橘謀者謂其直言敢諫也今日無其謀而食其橘何也若將爲漢傍之戍卒則橘亦不可食也然因以暇日讀書觀理增所不能則所得豈橘之可比耶豈天將降大任而假手於大宰耶伏願持叔毋怠毋怠此一味僅僅徒與病蠅並逢秋耳相見益

無期履霜多愛多愛

又 癸卯二月

時烈白私門不幸從子基億遽爾夭折悲念酸苦不
自堪忍死者已矣而家兄暮景遭此至慟家弟窮獨
無復所聊每念之血不勝袂獲罪於天胡至此酷亦
太甚矣時烈當初迫於至情聞其病而南走竟未及
相見一倍痛割行自病也前日伏承中原書慰荷無
任近日公私傷歎往而益甚竊聞尊嘗勉草令以爲
公若赴　朝則吾亦何敢不進草兄今日之出專以
尊爲恃而此時從人遂西意者天意非偶然者幸相
與協同無使彼袖手而歸則何幸如之昨春兄褫示

玉堂新歲劄本其痛追愍惻之意極令人隕涕古人云讀武侯表不泣者無人心者也今日又驗於此矣鄙等文字亦寥寥無採用之實自料誠意不足而然矣慙悔無已

又 別紙 癸卯三月

今日素所慕用無如尊兩家又意蒙所眷恤亦莫如尊兩家故會有所聞不敢不以聲於李哀然自揣疵賤或非其分則不能無進越之心矣伏蒙李哀與執事先後寵答慰諭諄復仰見謙虛之美藏納之盛有非小人之腹所可窺測者將天下之善盡萃於兩門矣不勝欽嘆不勝欽嘆前所妄論仲氏自列云云誠

急於速解人言而思之仲氏如此則李哀自處更無餘地故自悔其言之不思也今承所諭正符鄙臆矣蓋迫躁卞急自是氣質之偏故凡有事在不暇周詳思量而率意妄發如此極可愧懼也大抵今日士類爲世指目更不可折轉矣如不能卷懷則正宜正義明道使正大光明之氣日飽於身而無所飯則雖不幸而有狼狽傷夷者至矣猶自無愧於心而有辭於後矣東坡特一文士耳猶能以此自誦吾輩幸生程朱之後沐浴 聖之化而可不知所以相勉之道乎縷縷至此還增悚縮也

又別紙 乙巳三月

樂靜祠議此亦聞而喜幸矣又聞仍有市南之議季
周以北儒呈文送來故薄以呈納覽後還之如何曾
以議於李尹諸友則無異辭矣季周之意大抵市南
雖於末年略有不滿人意處然其大處自有不可誣
者豈可以小節而掩之哉此甚符鄙意故已以相報
矣未知尊仲氏及盛意如何願聞之然有一說焉重
峰趙先生久謫吉州其氣節照耀陰山瀚海之間而
享祠之舉尚闕焉此豈非尊仲氏之所當知者耶第
鄙意略有管窺北方儒巾稀少雖各立祠宇守護甚
難莫若依嶺南尚州例建一大祠於咸山以重峰主
壁而配以諸賢則似爲永久之圖未知如何如曰不

悖幸以奉議於尊仲氏至佳至佳○鄭愚伏諸公以尚州處嶺南上游總享嶺南先賢圃隱寒暄一蠹晦齋退溪而配以盧蘇齋後亦配以愚伏

又 乙巳十二月

曾爲張奴怙勢南衙闕祀二事煩有所瀆獲蒙關聽否卽日巡軺已稅否昨日偶讀朱子大全見所記周子雖荒崖絶島不憚瘴毒之侵必緩視徐案古賢盡心於政事如此矣聞今日則惟尊仲季能繼此範每不勝欽歎也如愚於人無纖毫補益空作一蠹每對食而汗顏耳別紙爲北儒替申盖渠輩自不敢也此人輩極可尚如朞三百律曆等數南方之士未見有

窺斑者此人輩語之聽如破竹雖其質實所發亦豈
仲氏期月之漸耶以故今此別紙事爲渠不憚煩盡
吾之誠耳聞載適作書勸仲氏勿教以書此人輩說
此事甚自慚恨甚矣此令之無識也此狙公愚狙之
術也一變則爲秦斯矣雖則捧腹亦云可怕

又乙巳十二月

天台鴈蕩雪色崢嶸每欲一快心目而不可得今承
大旆領略勝境而歸極令人神馳也先狀更徵史家
鄙謀始不及如此則豈不益可信也昨者京裏一後
生來示以朱子筆八幅謂舌人以計得之於彼中雖
未知真贋而極可寶重故令以呈納且有壺山書蓋

壺有摸手故也執事倘圖板刋出則尤好矣其原本
則本主不欲毀去矣家語家禮儀節二書印紙送呈
幸付印手印還如何

又 丙午正月

伏惟獻歲增慶贊賀贊賀只謫見之酷見者多言稟
慄欲無生奈何奈何今茲文烈公遺孫袖遺稿以進
其家自執事按節受賜不可量矧今此事實士林之
所普同者耶坡公嘗曰同思文忠公當愛其屋上烏
況其族子之賢者耶今茲直孫又非族子之比矣吾
知執事之不落莫耳

又 別紙 丙午正月

金將軍義烈振耀　中朝只以事在昏朝人不甚貴之鄙心常切慨然去秋鐵原下來時烈極言素心因勸其立祠矣去冬見金萬埈書則其役已始云矣今見來示甚喜鄙見之不恃也忠武事已於露梁統營聞揚無餘然復如來示亦好幸並裒聚聞見或文字以示則當撰成一件文書耳

又別紙　丙午正月

所詢殊荷不遺程子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又曰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不得吏人狎申轉

運使狀願不會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
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
從前人只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
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伊川在
國子監時朱子曰某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簽名押
字至紹興府牒吏亦簽名某當時只押字去聞王仲
行有語此伊川所謂只第一便做不得者如南康舊
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狀某以爲不然是時陳福
公作留守只牒建康僉廳若非前宰執只當直牒也
如南康有文字到隣路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縣隣
州用牒却有著令○據此程朱說先賢當官於小小

體面亦不放過矣

朱子又嘗曰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不分明）能聲及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爲圓（明魏今世誤認爲直截）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且隨俗苟且○據此則朱子爲政之體可見矣

近故尹全義惟晉故家子弟也嘗聞其言　宣祖朝有全羅都事將參謁於監司而全尹與監司齊等處都事者甚隔等都事不坐而出曰某官雖卑却是上使衙門遂棄歸云○嘗聞國初楊州牧使辭朝時自內還給肅拜單子蓋以陵寢所在待之以城主云

云無乃全尹亦以豐沛之故其體而如是尊重耶○大抵非我爲此體面而斥彼也我理會體面而彼自引去則此無如之何矣如令監欲與之同心共事則當以誠心以私從容云此事面之小者而其諺則不難知也幸爲事體自屈與之同事則豈非美事耶此非我私事乃　國家事面也今非久當爲此職爲此職時同思之則必知我今日之爭非爲私也如是宛轉則或有同頭之理矣此方以罔極之謗只杜門合口此等往復幸勿洩露以重罪戾不勝幸甚甚

又　丙午三月

承有精憐德門禍故何乃頻複也此一味病蟄佇俟

嶺疏出場亟上自罪之章而路遠無由即聞麟麟日後翻覆之諭誠然誠然只恃　聖明之照臨而已言行録跋語當於此月內草呈也璽程之璽曾見人讀作瞿而在此兩本皆作璽聞雲峰鄉校有家語最善本幸取考而示之如何長貧居士是坡山門人其名者讖當作獻矣此書於立巖事亦有力矣尊伯氏及張祠官書俟受答書可上南衙也惠送二種佳味爲病姊喜幸只此○別紙可作禦眠之資也

別紙

宣廟朝申廣州應榘附於李潑李潑輩以爲賢於其師落出六品除稷山縣監長貧以詩餞之橫佩銅章

意氣豪割雞將見試牛刀畏猶赤子宜思保吏亦蒼生豈偏勞學造中庸優士望名全終始合天衰坡山舊迹今如夢此日臨歧更黯陶　反正後畸翁遇申正亮氏於人家因論舊事申正有侵畸之語盖申廣州甚不悅於松江常請疎待於牛溪故如是矣畸翁不答只誦橫佩銅章意氣豪一句申正卽走人皆以爲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云云

又別紙　丙午

草廬別紙胎納其家狼很可謂甚矣此事平心思之則雖人多處里百步之外似難違法禁葬況髣徒不可謂其居爲人家故韓文公原道篇謂之廬其居旣

不比人家而況餘數百步外乎且以朱子大全考之朱子葬韋齋於靈梵寺側又記蔡西山自卜壽藏於寺側則夫豈不義而朱子行之而且稱之耶且愚每有所慨然者當　聖主初服撤去尼舍當此時節卽宜推類盡去八路寺刹則誠千古盛美之事而只坐有　君無臣失其大機會今雖不能請行忍助其氣勢耶如遇此等事則幸執事因示扶抑之意使此盛彼衰則眞古人所謂因事益民之善意也今之方伯守宰或以僧徒役於官不可不護恤爲言此甚鄙陋之說也且僧皆還俗則諰庶自多與其借使僧徒何如義役丘民乎此不但爲草家遊說也幸執事之諒

察也

又 丙午五月

纔因金馬便拜一書並上尊先銘改本矣卽承惠札有北望抆涕之諭抱弓之慟更覺崩中也吾儕昨日真河西之七月日也昨曉獨入深谷痛哭而歸此賤臣年年洩哀處耳節扇諸貺謹領謝藏餘已具前書茲不復悉

又 丙午五月

前書想自益衙傳徹矣茲者使至伏拜惠帖並數種珎貺中有病姊可口者尤幸尤幸尹子仁往復冊子可想其用意之勤矣略以鄙見論質其所疑幸還示

此友俾卒其工如何北關書得之心醒其所謂五月又來寸心頻傷等語可謂一字千涕矣吾儕有生以前此懷詎能少殺耶當因北儒便報謝也孀妹蒙節儀感且愴涕矣伏歎執事舊要之義無間於存亡也○前後油單聯之則可庶此七尺矣欲持入深山盤結樹枝而覆之以此以過餘生則北册南疏俱不到耳矣此時常戴嘉惠也

又別紙　丙午五月

重峰遺稿幾年拋在巾笥每恐蠹魚日剥仍歸泯滅也今遭執事乃能刊布雖日顯晦有時然若非執事大膽大眼守正不撓烏能有成哉極以爲賀也華院

位次誠如來諭少時亦聞先輩之論如此矣陞享時
前後兩祭之諭未知他院有可據故事否雖無故事
如此然後事方穩當矣執事在時了當而去實便實
好幸刻日而徵文於吉甫則可即成也如我則雖無
親嫌當此時節若使外人知此漢之涉入於其間恐
無事中生事使斯文盛舉終歸於魚爛河決也北窓
跋更考草本則大耳三藏下有寧字此亦誤也定本
亦有之刪去如何
恭懿殿未寧　明廟令政院考服制以聞時退溪在
京以爲在禮嫂叔無服自
高峰以遠接從事追後入
城曰　上合無服衆莫敢違奇
仁廟君臨一國今

上自有繼體之服豈援嫂叔之禮乎退溪聞而思之曰明彦之言是也倉卒失對吾不免罪人云此言朝廷皆已知之故丁丑年十一月　國喪雖有一二異議定爲繼體之服上下無間高峰之精詣退溪之服義一國賴之其利博哉

退溪始以嫂叔無服爲定者誠不思之說也然當時豈有以倫紀壞　宗社亡爲憂者哉其後退溪悔悟前見之失雖以繼體定爲父子之服而尚曰豈有不止於期年之理蓋雖爲父子而異於適長繼體故如是矣然亦豈以不行二年爲只以不肖無狀之故起此大閙竊自誦孟博之語以

右出梧陰集

爲滂死則禍塞矣此盖始偏於驪之卑主貳宗之說而波漫至此然驪則扶護者衆故人莫敢以爲言昨得尊仲氏節下書則有云嶺南通文纔已得見大槩專用驪說已成滔天之勢其正見灑落不可尚已易所謂莫陸夫夫者不足以言矣可勝欽嘆愚於驪有甚之之意昨見朴和叔書則以爲驪復作新說力攻議禮諸說而渠名亦在其中故館學疏草諸公雖屬之於渠而畏不敢爲之云云驪之所爲不亦甚乎因見和叔書及尊仲氏書聊發此言亦見愚之多事也

又 別紙 丙午十月

竊聞黑者經痘後綳到市肆隨所欲而買喫云此雖

出於其慈慈且喜之所致然小學之教以不入茶肆酒肆爲一端事竊恐其因循成習也幸望婉轉說與因有以養蒙以正如何吾於此兒豈忍有間於所生耶敢此覼縷伏想默會也

又 丁未飯烏後一日

相思曷有其極只老病日侵恐無對晤之日也今此南陽人傳到手札披拜以還極慰此心此去冬幾死即者陽氣漸舒略有生意耳別紙之示尚何言哉只默誦蒼天蒼天此何人哉之詩而已近閱麗史每至如今日事不覺心寒而膽破也今日之義如不得裨益 王室則只當逡巡而退此外無他道也有人自

詠云市廛差可隱未可汎滄洲晦翁甚譏之今日氣象大槩如此奈何奈何

又 丁未十月

歲暮懷人何若是倍增此時垂札來傳披雲覩天猶不足以喻此也古轍自是崎嶇尋此者例無平路然夷曠坦蕩境界雖賁育莫能奪焉不料執事倏然而有此也此宿患猶嬰自覺非久於此恐誤者甚悔前日之悠悠從今不敢自惰而只所看文字掩卷皆失此甚懊惱於心者奈何奈何

又 戊申二月

續拜崇帖忻慰無任第聞體中少愆仰慮實深聖人

於冉有爲子華請粟初與之少示不當益也請益而
復與之少示不當益也今此賤臣曾無子華之使事
而有此自與之多則聖人復起得無所責乎私心如
此故敢有前書之懇矣今以前伯已啓爲教匹夫之
志因竊慨然也然無使沃郡有再輸之勞如何如不
得終辭則欲以分諸京族之貧者姑置之以俟更稟
如何

又戊申三月

拜書慰甚旱災如此可謂罔極請水之禱似不宜一
再而止所過名山大川無不致虔則以節下至誠極
敬寧有不應之理乎朱子祈雨每如是矣竊聞道內

或有死者雖虛實未知而驚慘甚矣須申飭列邑如有死者使之從實開録而仍以無遽施罰之意布告如何比來切迫之心無與之比寧欲無生也令監厨傳亦令只數器守宰令恐誤使之同如何牛禁不嚴亦令申明而使可信裨輩或別人廉察如天得嶺南之爲如何事同一體不敢不隨見仰達矣

又 戊申四月

纔作答書以擬疏便付上初六日惠書即者來到而雨勢漸大恨不得相對慶賀也吳承宣說 主上以旱焦憂玉色悴甚亦自言安得不然聞來不覺淚下今日之雨豈非節下深體 聖意之致耶極令人喜

而欲往也俯索祭文誠欲奉助至虔而今日無所事
禱故不敢復薦蘇狗也惟是謝雨之禮不可不舉故
謹綴數語以呈果行此禮則或可備取舍之數耶先
銘謹當要刪回納也

別紙

朱子有謝雨謝晴之禮昔年　聖上收效於溫泉昧
然　回鑾全無報謝之舉賤臣蒙　賜浴於後與若
干守令之留在者虔誠薦詞以致臣民感幸之意翌
年　行幸時又告於相親從臣則自　行朝遂擧縉
儀今日令監所禱處若在歸路之傍則可以行此仍
求終惠於日後也路如相左差守令行之亦宜矣然

此只是鄙陋之見惟在財處也○今日糜穀無如場
市酒醪嘗見朱子有禁種造麴之穀之請其慮遠矣
幸可嚴禁耶竊聞物情以節下律己也守令幾乎令
行禁止矣○成公肢藍埋在連山地連山人聞此縣
事亦欲相效矣成公之爲洪人舊嘗聞之耳聞尼山
故朴通川宗元是成公外裔云朴之子孫多在尼山
令本縣問之則可得其實矣錦人誠可痛然渠實有
悔悟之意則善端萌矣安知終不爲陳元耶先王至
日閉關是在天地則爲靜養微陽之道在人心則爲
引長善端之意也今渠如是而殺之何以開遷善之
路乎李生之移配聞之憐歎季明以曾爲諫長之人

至以微事被繫其爲駭聽何可言意外事荐出如此
世道可歎至於今監昆仲之入於爰辭尤是慮外耳
又 戊申四月
承拜十二日惠書如對顔色甚慰甚慰謝雨之祭據
朱子大全則似卽行之不待秋成矣 本朝祀典極
其鹵莽故不蒙神惠雖以常情言之有請無謝而望
其後者不亦難乎成公遺墟偶閱六先生遺稿則載
東閣雜記而曰成某生於洪州赤洞里其外家也州
人至今能言其時事云始生時空中有問之者三焉
故名又趙判書絅壬辰疏云臣昔寓洪州地審聞成
某本洪州人其舊廬猶不壞云云據此數款則更不

待佐驗而可知其無疑矣此處雨雖云不足視前井枯麥焦則大異而雨意不已農人皆云今年不歉云信然則何幸何幸

又別紙　戊申四月

六先生遺集藏在京宅故今借於朴先生旁親而呈納覽後卽還如何此間所議但欲立石於朴先生址而春秋掃其地而略薦香火矣前方伯李公則以爲非久遠之規不若復其舊亭祭時設位旋撤之云此說甚是故欲如此而但以事力之綿議時未定耳洪人之欲立成先生祠其意可尚但　孝考朝春兄爲朴先生建請享祀而不得行今硬立祠宇未知於

義如何朴先生碑陰拙作也草本送呈覽後還之如何第欲要刪之矣○謝兩令難卽行之諭誠然誠然昨見領相及貞相辭賞劄子笑謂兒孫理得故文亦好云矣伽倻秋報不可廢設壇其上仍爲永式豈不善美　本朝事神之禮全然鹵莽可歎可歎

又　戊申四月

謹承廿四日惠書喜稅營衙而旋有東指之諭則甚憂勞悴之生病也然胼胝想亦安之況其下此者乎聖廟社壇整理諸事正執事之責待秋檢會不亦宜乎六先生遺稿卒業還之亦可耳卽考丙子録則有記張旌軒爲立河先生祠於善山洛江之東云云然

則洪州之祠議亦未有不可只懷鄉則已成防落之
事故爲難耳

又 戊申五月

前承下狀及藥料即修報謝茲又拜九日書恭審旌
棨旋向這邊喜有攀晤之期極令人翹佇也旱勢復
作憂煎何極因記己亥旱方劇五月四日尤諱之
午忽然大雨必是陟厥後是日無歲不然恭
惟　勤恤之心無間於臨御之日矣今蒙令監諭及
不覺愴涕也人馬生角之異曾未之聞不勝驚愕不
知有何徵應不翅心塞而氣塞耳

又 戊申五月

半日之奉未釐底蘊別後之思益復惘然晏兒竟不
起疾今世豈復有斯人哉念其後事寥落尤不覺淚
落其葬事必須如當日奉稟者然後庶幾穩便故已
託兒子奉議於尊伯仲且令老婦作書於墨慈未知
尊伯仲之意果如何如以爲不悖則尊須收召道內
地師之尤者資以騎率糧饌使之不時相擇如何如
何且念此兄狀文須及此漢未死而爲之庶不失實
幸託其兩婿隨所知記取如何此事尊伯仲及尊亦
不可不留意也惜乎此兒知己只有豚兒之生父而
今不可作奈何奈何

又別紙 戊申六月

公之豪暴欲言則舌穿矣如來示者奚翅九牛一毛也權之明察過於常人豪民與吏輩切齒側目其以無妄而去也下輩不遜之狀言何可盡哉及其重來將欲推治而忽以喪歸其代者若有士夫之心則何可放逸也此則以爲此罪爲先痛治可也四倉監色例出累百石爲私用償時分徵於下戶下戶畏不敢言又其所徵不過數斗故每緘口順副矣今承捉囚之示不翅如癢得搔也然若欲如律處斷則死者非一又風習如常茶飯容或有不知而犯之者矣須自營門痛勘使其死者自死生者自生未知如何

又 別紙 戊申

嘗答潭書以爲此兄晩年鎭兆亦甚樂之今仍葬於此是不從其言而從其志也如以此兄爲不樂於從祖而必樂於從妻則非所以待此兄者云云未知彼以爲如何也今日彼有來約可以面商耳惟是言之在朋友從違在本家故已以是報答鄭哀彼必已有所處矣只晩昌之遷一日爲急幸因此時亟擇其地與時日如何始以父入子出爲大恃於理今則亦有所不暇顧者矣大抵此等都係其家運數眞有莫之爲而爲者而其在吾輩之道則力所可及不可不盡故曰者聞此兄病甚亟以書告以必將遷改之意渠

雖未及見而聞豚兒以其書薦于殯而哭之云今不如此此不惟負晚昌而亦所以負此兄故如是勤懇耳

又 別紙 戊申

閔南原所示皆是故一依其言刪定而其外少涉閑漫者亦多減刪以從省約耳若其不稱史而自我作之之諭則此非其人何敢何敢謹而又謹猶懼有過學柳下者未有似於閉戶之魯男也

又 戊申七月

承拜下帖並粧還册子珍荷無已去就之諭每感勤懇之至然成敗利鈍是鞠躬盡瘁者事鞠躬盡瘁非

有抱負者不可故廉節云死天下事易盖譏其無所有而輕易擔着也不得遜荒人人之言皆如此然宋之諸公雖供仕於　朝者猶退老於野　本朝事體又有所不同者耶此則當於鎖職後相講耳釋菜牛脯既成　啓下事目則更無未安者矣憑依作姦之弊只在爲官者痛塞耳

別紙

聖意之勤懇雖甚冥迷豈不知感只自顧才分誠無毫分報效之望只自狼狽而已故不敢仰副此外更無他意耳且念戊己間諸親舊覬然不相助或以爲禍胎或以爲五日京兆甚者或僞爲相疎之樣以爲

自免之端此雖所自取然人情大可見今日則想益甚矣只得四顧茫然顚沛於末流而歸有何益哉無助而自主張不敗破者須有才德地望之出尋常者矣今監試思其始終如何令監之至誠則固常欽歎矣　聖候未寧誠極悶迫北望之諭實獲我心

又　戊申十月

出郭半月同到道峰忽自仲氏台座傳到十日惠書謹悉多少示諭極令人慰豁此行周繞故都山川得至　聖祖遺址及橐駝之橋想像　二祖雄風仍訪崧山善竹追慕圖老忠精花潭鳳岑坡山二廟與墓皆所歷也如天磨聖居五冠寶鳳不足言也終歷麻

田拜麗祖廟因與王恪說話令人意思不佳今將作漕溪遊今來所得富矣寧復有他念也經綸事業一付之春兄及尊伯仲而青門之外欲長飲貴營當歸酒矣執事以爲如何雙樹碑敢不如戒第未知與成崔二碑其事孰爲後先也食物如不得　命當如何處之須財教之奉化之緬思之釀涕病且地遠不得臨訣未知渠能諒此懷否旬間略到城西哭鄭兄几筵仍撫墨者而悲泣其內哭尤不忍聞也

又　戊申十一月

雪後負暄郊簷忽承手札忻慰何極然此時失一壺當歸酒非小事也不愼樞機之致無所歸咎好笑好

笑此病日劇今日亦不得趍班以伸臣子慶喜之情故復上待罪之章如此則又安得不思當歸酒也聖上頻數開筵酬酢如響此實根本之地太平萬世當佇足以待而獨賤臣病不得仰補舜衣罪恨而已西遊時到華藏寺見恭愍眞眞不似人君登滿月臺有黍離之歎歷善竹橋歎王瑤之不能保其忠臣至棠驕橋想像麗祖之雄風頃於筵中欲一一勸戒日暮被奢兄攙以他說故未能畢其言追恨不已耳承展圭泉二先生墓仍欲備墓儀之未備者不勝欽歎也圭祖碑陰終不可闕幸並留意如何先表如自伯仲有命則敢不忘拙仰副雙樹文字草本已成當淨

寫以納矣第雙樹是釋迦化身處故後世謂僧爲雙
門子今欲改以好字未得幸思之如何

又別紙　戊申十一月

同姓託以異貫而婚娶者誠夷虜之風也　聖上斷
然禁之甚盛舉也第紀綱甚紊豈能遵奉也令須特
舉　聖旨嚴明申飭如何　神德王后事事體
甚大然今日變而歸正名正言順已　命修　墓若朝
廷協同　配享亦不難矣

又戊申十二月

纔答前書卽又荐承慰喜無任此漢循墻實有多少
事難與外人言當俟面時陳達也方治疏本乞　許

南歸仍略有所申　批下則可決去就矣今監瓜期已迫而淮陽十載亦豈長孺之所宜乎田政雖重視內則有閭使此漢在　朝則必不放過而第以代者爲難矣南雲路李彝仲亦不可在外而李季羽終不能安於朝此令如何第未知吏才如何則無寧其仲爲優耶幸密示之第觀今日事勢若不瞑眩厥無扶濟之望而一時氣象皆以目前爲姑息如此則只歸於載胥及溺矣可謂寒心矣板橋作拏之人聞是漏籍者云依法處之則兼去良民之害矣

又己酉正月

新元書想已登徹矣即拜惠書慰瀉無已示事牽議

如是則何必入刻耶然前後所作此等文字甚多如欲一一閱諱則將作千百椎子盡行剖碎而後可矣呵呵泰安掘浦之議竟凹凸不得已以設倉陳啓蒙允切望趂即奉行無使南民更葬魚腹則盛德無窮天報必臻矣竊恐遲緩被他人壞了也

別紙

今茲設倉之議竊瞷　聖意則不惜費出一以愍惻人命之缺魚腹爲心雖大臣陳其不可而斷然行之好生之德至矣盡矣臣下奉行者可不另體　聖心乎大宗伯不憚勞瘁而行亦極感歎然事如疎濶則異議者必乘其罅而力攻之始雖成而終必敗之幸

望悉心經理使之置水不漏如何如何○良女所生
從毋役之法自　上斷然從之今已收議判下行會
到卽分明申飭列邑俾無因循之弊如何同姓異貫
禁婚並須嚴明分付俾無冒犯者則胡風可變矣

又己酉正月

比見時弊全在私意與俗論二者而已故愚首言
聖學而第一下手處則以內司諸戚爲言自　上不
變此二者則無以倡率羣下除去積弊矣近與尊仲
氏議變一二事衆論譁然揆公乃欲外挾而上脅幸
而　聖上不入其說故姑不得售然敗症則已見矣
昨者已上乞歸之章而　批諭益勤不忍便訣此心

膠擾行自病也

又 己酉正月

承示慰荷泰安事非不知耗傷之難免而只 聖上慇惻民生之歲藏魚腹不計傷財而有此舉措爲臣子者當將順之不暇矣何可有他念哉且聞泰安是四百里大洋故遭風於此者或不知去處云水路之惡無踰於此其餘致敗者皆有所以云恐與執事所料不同矣大抵金宗伯委往想其審慶不鹵莽其罷其置當決於此矣尊先祖事少時聞見孤陋所知全誤及見野史國乘甚用愧忸故因事陳達於 聖聰矣且如兩陳諫議之論朱子極力辨說歸之至當而

後已義理之辨不當以旣往而置之也

又 己酉正月

卽拜廿四日惠書及數幅別紙忻慰無量始謂一番人協心同力以扶 國勢今乃有大謬不然者獨立危地無益而有害奈何奈何此所以忽忽無樂歸心日催也設倉事終或得成何幸何幸宋朝有歲投二因於海中之規一官入請罷之其人得善處晚得二孩吾欲爲 國家助百男之福矣幸乞力主此事毋爲羣議所動如何如何愚生旣已入來雖有一二齟齬何可輕去惟大處不行則不可不去耳

又 己酉二月

伏承初二日惠書忻寫令監本職金尚書私言
其不可不遞而難於建請愚勸以使臣之義而竟相
聽信可尚可尚此後則可以專一於量事　國事幸
甚崔將軍辜缺是奇異豈其忠魂壯鬼久益不滅而
然耶近當製送文字辜其事役如何妖巫事徐台
極力緩縱不下一杖而近配兗津愚雖竭力言之而
不聽矣今聞所配者乃僞妖巫云尤極痛駭也今日
人心絶異於己亥矣此何須問耶況大臣必欲事事
沮敗　上心雖或堅定安得不撓也況儕輩亦且坐
觀成敗全無相助意只仲氏竭力擔當而一薛居州
獨將奈何以此忽忽不樂亟思退去而　聖上至誠

留之不忍便訣欲辭職而姑留已上一疏今復再上矣再昨以設倉事徐台上疏直以不忠斥左揆及金尚書不爲諫止而左揆之所約云矣怒或謂左揆之所約云矣心甚不安方於辭疏說及之愚之歸路漸通矣心緒甚撓只此

別紙

正平疏論量結縮於甲戌云者未知如何聞公州之嘉遯及遂基（故宋後男村也）及柳川龍頭皆降三四等云此等地一等甚多矣大抵公州之監官始太高而終太下以致不法者多不止量事云矣左揆來言忠牧始以揆族爲監官終而許遞此將不能爲之一端云云

須嚴責之如何如何沙塢閔任重南庭邊一水田無
賸者是一等云幸察之其等低則他處高下之不實
可知矣徐某自是士夫而請低其家田等於其守云
何其與所期待異耶略聞豪右之田以膏爲瘠公忠
尤甚此須痛察有警百之舉似可矣朱子泉漳事正
如此耳

又 己酉五月

昨者歸自醫家則令監前書已在案上恨不得奉謝
玆復荐承尤慰孤懷靜叔何處得來其孝友之行甚
可觀而爲國盡誠素所蓄積運氣不佳忽然逝去豈
但爲私之慟而已令監陞秩且受西任豈不幸甚只

今　本朝之上諂佞成風私意俗論有同彌天葛藤雖以釋迦金剛揮斷不可除去而令監不得一日立於獻納之地爲時事不能不寒心也於尊伯氏亦然爾此一番妄發觸動大關捩聞外間極其洶洶然攻三田而得罪則雖截頭穴胸有不可悔況下此者耶當初若有任其責者何苦自蹈禍阱耶誠不得已也幸爲我謝時人也竹樹墨本何敢少靳交事後如見儻川人幸持以示之亦一事也令監既西則鄙家更不見筆札來矣便覺省事而亦甚悵然也

又　己酉七月

暑雨此甚體中如何戀溯無已此重患暑痢恐不得

還家昨日力疾歸到懷鄉未知能延喘息否耶前答
登徹否今監前二書昨才承拜藥參荷荷乙支事却
敵事曾得於俚傳而未得其詳也今見靜令啓本則
果符所聞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此於三者恰相應而朱子大全義
靈廟又甚相近今日之舉恐不可已也幸博詢而處
之也廈屋古制從當録上之也然此在朱子大全考出
無難矣綾碑亦當依命千萬力疾僅成字

元燕先生文集卷五十二

書

與閔持叔 庚戌十月

前日復書關聽否寒事日急履用如何湖西經界竟至於此在執事義當益不安將以力辭必得爲期也今日議論全沒義理全然靠不得朱夫子以泉漳經界不行力辭湖南運使雖有漳州湖南不相關可疾之任之詔而竟請祠而歸此恐爲今日樣子也乙支祠記呈納兩賢祠記今方草定當俟後便耳

又 庚戌十一月

遞書承拜荷意之心未易云喻經界聞相臣復罷清

州尹牧若無死亦當繫治矣盖聞豪民之姦俾無量而乃反興訛鼓怂俾作一二人乘便市恩之資極可痛歎執事終得遞職則於義甚安而今日不以廉隅相待幾於牛馬使恐不得如意所願也二賢祠記依納執事於職事之當務盡心盡力尋常仰服而無以相助惟文字之末庶幾萬一而亦識滯才魯未能粗滿己意況於具眼則必唾鄙之矣然爲執事勸諭西人則可謂云爾矣此麋鹿之性甚安於山中矣以歲惡食絕不免有遷移之計昨已津遣家屬於懷鄉明日間身亦繼之矣老境奔追豈不爲西山啖薺人之所笑耶天時向抄惟爲世加重

又 辛亥九月

崙使遠來承拜惠書縷示諭極慰病懷誠不覺千里之爲遠也惟是塞垣多寒易於受病而執事還朝之期尚遠爲公爲私憂慮徒深也今年農事好處極好而陳廢居半蓋天時則甚順而人事不齊而然矣前頭賑政誠急於徃時而國計哀痛雖有智者莫可出手容意矣唯　上自宮掖下至庶僚一以寇亂播越處之而於良間切無徵擾之事然後子遺得甦而盜賊失助矣賤子今日適當有辭職之疏或云必須因此而極言之或言語默之節當慎病思昏惑將不知所擇甚恨地遠不得詢稟於執事也三種惠味珍

謝鰕卵將以獻諸病兄尤幸尤幸

又 別紙壬子四月

益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蓋願忠之意切而仰德之心深則自不覺其引喻失宜也如是而猶蒙奬容尤見德愈盛而心愈下也欽仰欽仰

又 壬子五月

逖聞還朝不遠爲時深喜第風波駭愕而執事迹又嫌或不無困殢也此忽被久台推轉豈有安坐田廬居然侵逼上台者也適見小說退陶逃遁而免此今此漢逃亦不免奈何奈何自去夏以來夙夜憂懼寢食俱不安而獲見尊仲氏書則以不肯力辭見謗云

夫虛帶空名亦辭俸祿有何貪戀而顧爲遷延也三月廿三日承前疏之　批廿四日復封辭章則又於四月初六日自監營到付今日事大槩散漫如此傍觀者宜其恠詆也曾以熈川院事仰煩矣其蒙登照否執事雖未及追補託於後人猶可也此月初往候挹灝冒夜歸來大觸風露因致大病不食已浹旬非久將不勞而職自遞矣閻家老子豈肯放還復作人間宰相耶呵呵

又　壬子十月

曾於褫中承拜問書如奉顏色慰瀉不可言此一息僅存而喪威之餘益無人世意明將東入深山爲枯

死木石間計耳同春之疾人皆以爲可慮而食飲甚甘此爲可恃者矣今日相勉只將一退字貼在額上期於得之而後已如尊伯仲氏快樂當如何也與原不無苗脉矣俞武仲尹吉甫每言今日遺種處只嶺西爲最故每鉅鹿於意間也兒子知之而漠於人耳先聲後實百事之忌也如何如何

又壬子十一月

近履如何此再昨臨夕聞同春兄之病星夜馳歸入而握手不覺淚發矣語如夢中而說及台監遠想聞來亦爲之涕下也餘不多及○季周處慰書煩傳如何昨得仲氏台監書則以爲季周平生喜說包荒之

之論今何如矣愚不覺失笑也

又壬子十二月

時烈白不意凶變賢閤夫人奄忽違世承訃驚慟不能已已伏惟伉儷義重悲悼沉痛何可勝任同春兄竟不起疾其襲方了訃書適至仍與炳文諸兒環床痛哭人家禍故有如是耶同春粤自童稚同處一家相與長大豈謂今遽先我使我抱無涯之慟也只是賤疾深痼幾何其不相隨以死也然則老懷悲痛眞不幾時矣此可以自慰耳貴新生二兒及諸幼皆得支保否每念之哽塞纔自懷鄉東歸山裏病苦倩草

又癸丑四月

自有　山陵事以來日夕憂歎而未得以時聞知只自鬱紆而已卽者公營便傳到廿一日惠書及諸紙始審前後顚末事之不幸乃如是耶今事若果以不用水原致得如此則賤臣雖萬被刑誅而亦所甘心也日夜所祝只在於此後事全出於萬吉而已默計今日朝紳更無擔荷論議者只有執事在耳必須更竭心誠勿之有悔是用慰解矣奉　諱之日適玆不遠尤切痛苦也此以先祀連仍歸到懷鄉已有日如過端陽則卽當還向山中矣如有可示者幸因老峙便略及如何他事姑願不聞而今日則五內如焚也

又

日者下狀自何來傳方欲索便修謝茲又荐承尤用感慰　先王園陵竟食於千萬世福地此豈人謀所及實　聖孝上格　宗祐默佑而然也況象設之從殺上同於　先陵又是超越百王之盛美賤臣魯於庚子年間以此　上聞惜不令其時防塞諸公見之也程夫子代太中公疏實千古明訓試取而觀之用昭我　聖考慈儉之德如何

又　癸丑六月

才因禮官歸付上答書卽又於營便荐承十七日惠書並所示蜮沙令人驚怕罔措也事機交急則改頭換面必售乃已者乃渠輩之家法也其以爲此漢之

罪者不但主用　寧陵當庚子歲　陵上有故承
命而敢陳改封之爲宜凶慘之罪豈但本兵而已也
始欲於　遷奉時忍死進赴以伸螻蟻之誠矣事至
於此始計將不成矣働毒働毒倘或更承　誌文之
命則當於此時陳此情勢而請辭矣只此山谷賤蹤
更露疏章是大悶不聊者命懸庖厨非所慮也記得
當初水原之說實賤臣倡之而完延咸繼而並爭而
延相尤力竟得回　天至於　寧陵則尹判書沈相
主之今如李擇之及諸尹當默然而已耶如有文字
則切欲得見耳

又癸丑六月

供劇中起處如何賤臣猥蒙　誌文之　命不得不
請免如未蒙　許則勢將黽勉承膺而原　誌草家
中無有其時草本似爲　內入以此微諷謄送一本
並　行狀草及　哀謚册一一録示如何

又　癸丑六月

昨於禮郎之歸略有小札計於數日後當徹矣即者
自公營褫傳廿二日惠書及別紙備悉示諭慰戢無
已今日李承宣來傳　聖諭其所以慰綏賤臣者無
所不至奉讀感泣不知所措昨因本州冒上請辭
誌文之章如不得　命則勢當承膺昨書所陳幸望
留意如何今日又申於李承宣矣一件燔造之　啓

可謂深長思而得善策者也執事之忠懇誠意至此大不忠凶慄者益難奉對顏面也

別紙

前頭只欲伏哭於路左以洩至慟而忽有　誌文之事殊以爲撓當初製進時亦以蹤跡難便出在北門外今亦於以疏謝病後有所周旋則蔑免狼狽幸默量之如何此非執事則何敢發此耶此漢夏炎例有所患今年則特甚若非涼秋則萬無起發之勢矣凡百幸隨機善護又因便示及至望至望

又　癸丑七月

曾在己亥夏鄭判府事爲都監堂上見己丑謄録而

大驚曰爲此謄錄者必是不道之人希望後日國
喪欲爲自利之計也寧有如是浩大之理然卒從謄
錄而磨鍊以木物言之則諸邑之浮下江上者或有
只取其半者或有全不取用者皆歸胥輩家云竊聞
今之磨鍊尤極煩夥云此則或有傳聞之過矣至於
雜物則分定列邑之際若一番並下諸物則胥輩不
得逐物受情故必物物行移如是故雖斤兩之輕必
費專足而又逐物各有賂物列邑之困特甚此則目
所睹記者執事幸可變通耶

又癸丑七月

懸海中獲承廿一日下書甚慰此心鄙行宜發久矣

而不欲以難便蹤跡偃然冒作公行故私辦行李之除不免遲遲悚仄悚仄然明日則雖未具而徑發矣感念今昔有難自克者要與次炳同行矣且念入京之後復有意外之事則當狼狽遁還而　先王葬所終不得見矣此實無窮之恨故欲從利驪之路奉審弘濟洞而浮江西下此時執事若以公故來會則何幸何幸

又

摠護書謂　誌文有一二消詳處未曉其何處矣今承別紙然後始知之耳翁主已於原　誌見之則當於今文復記其終始而已成古人且無後嗣故放過

矣然必欲載之則攬入無妨矣今日諸公主則於先王既是孫行而且嫌於與　世子並列故亦不書矣如以爲嫌無則亦當追録也　世子年甲此何等事而無端不書耶此事當初甚費商量矣來示似以爲年甲亦入於追記中云此則恐聞之未詳也慮而時未得從容故敢此耳此等事預與摠護商處如何

又癸丑八月

自執事西歸羈愁益切昨移下流蕭寺靜便無異華陽只與一二少輩談說古今聊爾遣日此外何可言也惠書多謝教意尤荷只無後叔父母墓在去此不遠地傍親如不肖皆地遠力綿不能以時薦享霜露

之感空切于懷今適來此而節祀偶値牛醫夏畦皆
享子孫香火誠不忍虛過方謀一筵之饌略伸微誠
故不免低徊於此此後如復有不得已者敢不高誨
是從所入文字中不懲嶺疏妄有所論　聖上不至
揮下則須與護相議其當否如何不合理則眞爲大
不忠矣是可怕也

別紙

原誌文初行有明朝鮮國　孝宗大王寧陵誌來教
誌下似當有文字　甚當

妄片左隅　崇禎紀元云云來示似好然愚意欲云
文第幾未知如何　朝鮮國　孝宗大王誌

原誌末端當云　崇禎紀元三十二年己亥某月日
崇政大夫判義禁府事臣宋時烈奉　教撰其時賤臣官銜
當考日月亦據實可也　崇禎紀元四十六年癸丑十月日某
官臣姓某奉　教書
附錄初行　寧陵遷奉時事實附錄
末端　崇禎紀元四十六年癸丑十月日某官臣宋
時烈奉　教追錄某官臣姓某奉　教書
事例似當如右幸與護相商議如何
伏聞　聖上欲令賤臣寫進中草云若然則紙地
須擇淨好者作井間筆墨亦以精品送來也
又癸丑九月

聞已還朝體候安否此負此重犯坐在近京之地日夕凜凜也女冠呈納須付善工補其破落而仍令依樣別造新件以投則欲以示南中士夫家免用巫人雜飾如何執事湖營時所製南中無不用之而今則故矣且袡衣亦因此機會而並造焉亦好若以其資投此則當令家間鍼手如法裁製矣盖今廿七鄙家與和叔結親日也彼家欲得冠與服冠之補者服之新者若蒙執事留意俾士夫家行用亦一事也尊仲氏自江都何日東來欲知之耳○袡資綠紗及加緣紅錦而已

又 別紙 癸丑十月

元宗大王初喪棺板天盖有鏁隙別用木片添補用之及　改葬綾城府院君具宏建白曰當初治喪時廣求棺材而不得全美者不免苟且補用今宜改備梓宮　仁廟大王下教曰體魄既已久安於此今雖不得已而有遷奉之舉豈宜因此一事而並改梓宮以益其驚動乎特令勿改○癸丑九月二十八日綾豐之孫具進士志禎以其所聞於王父者來傳如此云如有倉卒應變之事則此亦不可不知者須與通知於護相如何

又　甲寅正月

山間眞無一事昨者纔復伯氏執事書今又台監下

狀耑至此非涯分所當也仍審輿御東歸喜遍聲光而無路盍簪則徒切忉忉耳賤疾臨歲略有安意比者雪寒倍冬便覺其乘勢力猛竊恐終不能觝敵也閔爰足以破閑未知　聖斷將如何也比有失其父不得者愚嘗據通典使計其父年百歲而發喪制服矣今者其父之祖母新死有以其子當何服來問者即謝之曰不見閔慎乎其人即唯唯而去便覺省事

此實府院君之賜也藥參珍荷珍荷從前荷無盛惠則無此身久矣

又

答書纔封而二炳並至出示春兄遺疏洎僉尊所答

渠輩書讀下其疏眞所謂一字千鴻者盖念當日之心實炳然如丹而身後　恩禮又不尋常今何敢依違回顧使其尸諫之志不白於　聖主之前耶況其辭意全在本源上而別無指適賢否處雖有不悅者執何說而訾謗耶且孝子慈孫之心只當顯其先志而利害有不足計者故係念說以語三炳耳

又甲寅八月

行履不須問前頭去就將如何來見少輩多言雖是勞瘁之事旣以官行出脚則便是出仕也鄙生意不及此而只謂旣已出脚則竣事後勢甚狼狽故人有問者輒以憂之之意相答矣願聞脫出之計將何在

餘外不敢多及○或謂伴來時未及復　命而呈病則可脫云矣

又　甲寅九月

阻音稍久戀慕方深玆承耑翰撫存奉玩感戢不容名喻時烈所患未已日日寒戰竊恐終不得與病爲敵也　因山兩處皆於事便而曾見人家稍葬先兆鮮有禍敗揆諸神理貴賤何殊賤臣之願惟東是食而未知終決于何耳時烈八被　恩旨終未承副諸公皆謂不可終孤　聖意鄙意固知所處之安第欲觀再疏　批下稍進江上更陳情迹耳只於　先朝未及伸白一二每向天飲血久而不已也藥料不敢

向人開喙茲蒙投惠感領至意已覺臟腑之清健也

又 別紙 甲寅

聖教既以 先朝常憤惋見欺爲辭則此後雖復欲
恕之而自不可得矣亦且進退無所當矣方東裝以
俟而第 因山前未有事在則將如何中外知舊皆
謂不可退在未知義理當然耶幸望指迷也若稟議
於仲氏而示教則尤幸矣

又 甲寅九月

病不能趍程昨日僅抵險川而息時危 主少耿耿
無寐忽承追翰義明誠至佩服之餘不勝感戢之至
昨朝微有所聞已決浩然之計矣今茲明教實相符

契自幸所志之不悖也路資感領

又 甲寅十月

行道遲遲凡五日而得脫圻界翱翔之罪庶幾免矣雲山滿目歸興悠然驪瞬嶺吠皆不關事獨惟宗正之心蘊結于中中夜繞壁徹曉無寐甚矣秉彝之銷鑠不得也惟是泄痢氣虛瘡頓覺去體是知麋鹿之性山野其所宜也既入湖境遲速隨意故乘率奉還耳

又 別紙

禍將至矣如我則已矣而不知橫罹者將幾人也以此凜凜也爲今之計莫如深入杜門自修不貳以聽其如何此正當道理也亦有換面濡足圖其被脫者

此則不知命之甚者實可笑耳○有一士人來說當初被瞞於其人者今日當自訟不明之罪可矣而如其爺老拳則曰當初則賢故信之云云此猶是自護其短未能灑落如青天白日矣帝堯亦病知人則此何足爲某爺之病而欲護之也云云未知此說如何

又乙卯二月

不知執事飄泊底處雖流離困極之際而一念未嘗不相懸也玆伏承遠書伏知棣蕚聯輝日夕湛樂又聞伯丈無事畢使想亦非久下來成三矣天下之樂豈有以加於此哉第時事至此以僉尊忠悃其憂歎當如何也此作此窮鱗粘着海濱如有一分精力則

可以繙閱書冊窺得一斑而哀謝如此兼且素患泄痢比來增劇又風氣如刀射人臟腑凜凜然若莫保朝夕矣始擬恐意造物或將以玉汝矣今乃如此將不免虛爲此行矣此甚可歎也示及親事卽見李生喜朝書知已好畢良幸幼能固是好友近見李生則亦出羣輩想尊所得亦必賢哲矣可賀可賀執事於老峰亦可以久遣否不然則當向何處此時景象眞若浮苴矣惟隨處自勉不須皇天付畀之重豈非吾儕所共勉也餘在仲氏書同賜覽下則時或有發笑處也

又乙卯五月

江榭清幽夏日正長遠想勝趣不覺神逞也竊聞諭
旨出常觀變玩占已有成筭否汙穢朝廷之啓出於
尊一家之親想有見知之實事耶聞諸賢無不身青
況在崇羽中者耶此禍孽不殄外甥尹摶忽然隨化
念其學行之篤慟傷不自勝耳執事聯棣湖山時人
日餉以元祐慶元之好題目而渠輩仍自有所得之
題目亦見其可哀也已熱勢漸隆惟冀加重以慰士
林之望

又 乙卯七月

相去益遠思想愈深昨於褫中略修一書實犯時禁
而有不暇顧曾未數日而問書亦至可知彼此一般

情懷也栴棘有加於覜外此何足怪此實其人進取之妙道誰能禁之修身俟命警誨之意至矣敢不服膺第欲觀書以窺一斑於未死之前而顛頡之餘精力陡耗誠不能自力自憐奈何棘城果有擔簦處亦有不接處然而其高三丈重四重雖大風亦不敢透入其贅塞何可勝言聊誦古人大小說以爲六合雖寬而大地安其中則亦有偪塞意蓆屋雖矮而一箇身居之則寬裕有餘此誠達者語也可發一笑也承朝飢之諭而記得新聞聊以別紙布聞雖似戲語而所關非細因便回示幸甚比看何書吾儕作此閑人無他所爲而只此事尚屬自己如執事天

之所以玉成者實不偶然其自增益而堅志熟仁者必非老拙者所可望矣恨不得掃門而相觀也千萬不能一一摠希默會惠薨此中所無珎荷珎荷

又 別紙 乙卯十月

曾於烏川褫中承拜下號仍領所伴銘佩至今九原快活之諭誠得此兄心事也洪叔範諸人亦可以有辭於百世也梁山咸安與此相去未知其幾許也去冬有一後生來說有後生李光周與李同揆族而鄰居揆謂周曰某之禮論當屈於本朝而伸於後世及爲其人所啗則乃爲斬衰之論可見榮利之溺人深也又比者揆子止之曰君輩且休某之大證亦在史

略史斷云云盖指宋祖記論杜太后事也彼輩非不知之而牽於利害屈曲蒼黃祇見其可哀也○昨見嶺士則爲說權琯之至嶺人若而輩謂權曰欲爲國事則某兄弟不可棄權勃然曰雖無某等百人何損於國云云魯聞權門頗主緩論而亦如此可知其他也

又 乙卯十一月

承有猶子之戚此在仁門最宜無之而荐疊如此神理之舛乃如是耶亦莫非運氣所關奈何奈何此罪大責薄因被鬼猜得此奇疾不專是水土之祟也以此賤微猥爲君子憂悚息彌增聞棲息未定昔朱先

生至豫章東湖上想像徐孺子陳仲舉而自歎其飄
飄者竟如何今日之事正如此蓋執事爵位已高退
不可爲徐擯逐此甚進不得爲陳安得不飄飄於窮
途也然閑閱朱書犂然會心則亦可以樂而忘憂吾
儕今日捨此而奚歸哉諸炳大事留意至此宗族門
生並受不貲之惠矣與龍古稱吉地可取者多則斯
可用矣如求盡美則須待驟年而葬矣

又 別紙 乙卯

夠洞以吾儕爲四凶而又以昏迷不恭爲吾罪案則
是以爲四凶中之三苗也自有土疾不藥可醫忽思
程先生汝州治瘻法決去井泉以爲永道而走之前

渠有過者戲曰是夏禹事也余默念以爲四凶與禹正相反而今乃冒效其事狗洞聞之或以爲昔則三苗而今則以余分背之故耶好笑好笑今之數四凶者以兩執事及鳩林而以此漢充足焉三苗則已有所配矣未知孰爲共兜而孰爲伯鯀也○羅生碩佐前年上疏薦穆矣昨聞筵中以蔽賢蒙顯戮論老峰而適得羅生良佐書慰戲答曰今弟已受薦賢之賞耶云渠必捧腹矣○光武廢郭后郅惲不以爲非而反爲緩辭光武曰惲善恕己量主昨者京輦少輩來說壽慶擬進疏曰臣亦別處臣毋於外衙內寧靜眞所謂恕己量主者若

非　聖上誠孝出天而文谷逆折兒謀則事將有不
可測者矣思之膽慄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
崩信然矣數年前李沃丁憂趙根吊之沃極致尊尚
此漢之意言必稱先生且曰嘗得其格言刻之印章
云而日者罪我之啓罪目狼藉必是余其前則或有
善狀而數年之間乃陷於無君不道之惡矣是不但
如崩而已也趙根未達之疏詳著沃說此疏果上則
未知沃何以爲言也

又　丙辰二月

此地多暖花事爛熳未知彼中如何此時相思倍覺
蘊結而音耗亦斷苟無飢渴是所望也聞以債負鄭

侯之架空虛雖曰人亡人得可以一視而亦不能無
歎嗟耳顏淵王佐之才而不厭糟糠季氏魯國之蠹
而富於周公此程子之所歎也然富於周公者舊誼
不替則何不從而乞得數千金耶可發大笑也洪叔
範諸人想見其快活也

又 丙辰八月

曾於老峰褫略呈一書得免喬沉否即者孫兒在懷
者傳到前月十四日書披復屢同不忍去手也信後
已多日矣尊體動靜如何區區瞻遡蓋不可言賤疾
日覺有加泄症方苦此箇不知何時到彼岸矣與龍
何閒臨訂也此事每切關念也時事勿論彼勝此負

而只願　宗社之靈長然未有如此而能享其福
者雖在魑魅之窟猶不勝憂歎也執事見之看何書一
失意便悲愁與放曠而已者此程夫子語也每讀至
此未嘗不發汗沾衣也玆答老峰書有多少語幸取
見如何時有發笑處耳氣甚劣口占倩草惶悚惶悚

又　丙辰十月

曾因懷便祗承惠書欣荷不可言蒸鳴緬事克有定
計無非德義攸洎喜幸何極炳哥及門下諸人頗有
所問又兩生來議凡百不敢諱瞽說矣幸斤正其不
是勿之有悔如何如何周卿已決營杖否渠所處固
未盡而亦隱約冲菴事如復設之恥羅而死則真作

一冲菴矣儕流豈爲周卿願之耶可發一大笑耳

又丁巳九月

前日二書想自懷鄉長弟登徹矣復於李鄭兩君行承拜墜翰奉玩屢回不忍去手也鄭君見之涕滋此不期然而然可知其父與祖有感人之實也時事何必云云只是死者則死生者則生長平坑卒尚餘數百人不死者今日之子遺倘能修身守道以爲陽復之根基則庶幾有世道之望矣竊聞執事氣力少遜於老峰之精健何爲其然也易觀之上九云觀其生志未平也惟此不平之志非是私意實公天下之心也伏望灑濯心神一以世道爲念如何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幸乞留念如何千萬病甚不能手寫以
謝惶悚惶悚

又 戊午四月

前後下狀極荷不鄙承仲氏有苦旋瘳驚喜並至同
春先生文字蒙賜訂教幸孰大焉此事幸賴一番人
煩言將爲長永是非之議林矣更令諸炳就正耳勉
齋集極可笑秦斯之後六籍猶存渠輩可謂拙謀矣
雄黃蛇蜒之類大者如椽絆結盤據驅遣不去或可
聞此而忌憚否詩傳疑義妄以瞽見報呈更垂雌黃
使知得失如何

別紙

司僕川之火不勝捧腹愚知其伯獲幸於門下且愛其爲人甚相親與至於渠則只以石洲之故略有義分矣不料其狼狽至此也（其姪尤可惜也）其事曾因而栗之子世柱來問痛與說去世柱逝後渠來華陽提起其事愚若一毫隱諱則大累死者故詳言當日問答則渠殊不樂而去矣今乃爲尹許所餌作乖至此可歎可歎然京裏少輩至謂渠誣引賤名云則大爲失實矣干涉於崔家事無如我者矣此蓋晏叔老爲之本根其說甚長矣

又 戊午十二月

別紙所論尤荷不鄙紫雲碑事已悉於老峰書中矣

院宇還復誠如尊諭但此時事力未易濟此是可慮
也今胤表德竊以爲聖猷差勝季周所命雖似切近
略似趨捷蓋表德原於伯仲叔季二字皆質則太無
古義矣孔明娶婦敢陳戲語於尊前實東銘之罪人
也然其中不無所寓之箴則亦甚僭越矣方俟譴責
之至矣茲承喜聞意深仰盛德也日者曾有三韓之
祝是猶古人戒人作詩而還贈筆墨也好笑

又 己未三月

懷想懸懸何日少弛雖無相見之期而同在地上則
尚可以相勉以義相勗以道以相期於千載之下矣
今忽聞宋君尚敏抽身入京挑撥大禍不惟渠之糜

身碻質朝夕　嚴命當至於此云念執事平生故人
不可無數字之訣矣素心略具老峰書中幸同照而
諒察焉

又　己未十月

他不須問所欲知者讀何書作何工夫耳此中方與
第二孫理會語類書遇有省悟處輒忻然忘倦亦不
知斧刃當前也老峰兩得書少無幾微眞所謂學之
力也敬服敬服百宗處頗寓緊要文字以此出送家
奴因有小幹于烏川故仍使轉候總希默會

別紙

二羽及擇或能相聞耶一得擇書全不及寓謫字一

如平地上說話甚强人意也○新聞勉齋集明有
邦禮大證此語聞知否少輩頗以此爲幸云此甚可
笑尹撝斥朱夫子至有成書其視勉齋當如轂耳○
昔年仲羽按嶺時愍我飢餓使聞慶宰郭文溶輸送
米斛其時偶得官糶不至於不能出門戶故辭之則
仲羽諭以不必辭徃復之際倏爾遞去慶宰以難處
爲悶適值季周請行朱子社倉法蒙 允愚與若干
儒生相議以其米置倉于清槐慶三界犬牙處一依
朱子崇安例斂散同事者皆儒生而朝士則李持平
美叔也今番越海時避逅雲路於津頭則謂此事聞
將爲禍本愚只一笑矣今聞運相指以爲舉事時將

以爲軍粮者使清牧洪姓密察故洪與人公誦云今日爲運所殺實爲大榮而世道則可謂罔極矣

又己未十一月

才因家奴行有小牘矣忽承烏君所致手書欣慰不可喻承有　恩眷而實因風雷豈執事碩膚上符於古之忠聖而然耶奇哉奇哉時人致玆屯膏因記西山之在謫也朱先生聞崔議放令而與西山書曰但在我者只得爲久駐之基此可見聖賢安土敦仁之一端矣此豈非今日所當知者耶此漢疾病日侵精力日耗然亦不敢自怠時閱舊書視前頗有覺悟處恨不得奉質於高明也懷州丈得書處之甚安仰認素

養之不草草矣世道衰歇人心萎弱有小利害便自七顛八倒極令人寒心耳此外所欲言者總希神會○惠來二腊珍荷不容喻此間海腥非惟不易亦以敗人腸胃視之如菫吻坡公海外喜喫雞蒜有以也夫曆日尤謝昨得冠山冬初下書說及鐵瓮之狼狽愚則只喜其生還可知愛人之大德果非小人之腹所能窺也

又 庚申三月

不相聞此久戀鬱之懷彼此何殊臺啓尚不停否或已 允從也此數日前大泄幾死今幸少差耳此吏初無半餉雅其致誠久而彌深惜乎其不爲士大夫

也淵源録已送烏川否廟庭追享明有宋朝故事韓琦卒於神宗之熙寧七年而追享於英宗廟庭以爲無故例者可謂無識之甚也

又庚申十月

昨未及告別無任惘然倉官輸致之物不欲煩諸此後則只在本曹還爲取用聖聰只令置之寓傍矣

耳酬　誌之物始爲恐謂執事所管也玆聞其不然昨日太僕吏來示帖子者是誰之處分耶吏言無有善者云雖欵段亦可以對揚光榮也餘祝爲　國保重

又庚申十一月

今此乾文實鄙年十四五時所見而其體大氣盛非

復當時之比將不知厥徵如何憂怖驚愕實欲無生
也驗之於昔全欲使遠外當之者妄也亦未必敵國
外患也未知諸賢何以爲計今既受　命則奉身而
退恐非道理亦已晚矣惟鞠躬盡瘁蓋有以消弭於
萬一也今以仲氏私戚士友之心皆如己事得士心
之附如此則不患不濟矣惟浮華無實計較利害者
一切謝去則時事其庶幾乎中夜耿耿呼燈作此伏
惟照察也

又庚申十一月

承知珠碎於所抱不勝驚愕何故仁門不享神佑之
此極耶正以此時如此時豈獨私家之不幸也唯願大

加理遣專一於所當事者千萬千萬別紙謹悉昨得
同副書有曰如不上來恐壞機會賤心無任竦息亟
戒行李計於廿日或一日入城矣然如聞峻論終發
則當回轡南歸然則逐彼乃所以逐此也最是重叔
半是楊子而此事極其憂慮出其所縮之手作書牖
迷不翅丁寧此雖陋滯極知所關之不細也

又 庚申十二月

午間仰報頗詳而今聞有輸送之舉云自愧辭不別
白以致徒勤夫馬也若蒙還輸公庫以待往入則甚
便盖欲入劄請辭故也如其不多則初欲令孫兒領
受矣今見單子如此之多何可安心而不辭耶幸垂

諒此辜情使伸狷狹之意千萬千萬

又 庚申十二月

復書感荷矮屋脫粟乃其本分而見念甚勤還增赧
怍文書奉閱呈納別紙舊欲進於執政者故令以爲
獻耳

別紙

白沙典選一循公論最避嫌疑其一家人南游到一
處則其村中喧傳以爲此村某人今大政當爲某官
其人心笑之及其歸到近畿得見政目則果然矣其
人大愕直到白沙前詰其由則其得官者乃漢陰所
囑也蓋其村人結契聚財當大政則載而上京行賂

求之無有不得當日之事乃行賂於漢陰寡妹家也漢陰爲其妹所欺而白沙信漢陰而致然矣蓋白沙心公而事私此典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清陰文正公有小說曰用人必自親舊始○朱子曰用人須是私而公

與閔持叔 辛酉正月

此漢所遭哀苦哀苦最是幼穉不忍言也曰者 山陵收米令下還寢之弊已煩於老峰座下矣未知收布變通之令已自戶部行下耶若少遲則外方必以依前收捧而有截斷還給之弊矣比日續得鄉里書無不以此爲言故敢爲此說大抵今日救民之

策當如司馬公之救焚拯溺可庶幾焉

又辛酉

仲氏大爺銜槩之虞想蒙神扶此漢哭死之中念及幼稚身病陡劇自意無補於國而空死於輦轂之下乘忙草劄一函呈稟於仲氏大爺得其回教又得他士友所示而只緣矢在弦上終不能止蓋是躁心所致也既而中夜靜思心誠蹙踖急起呼燈草進自訟之劄雖賢於文過遂非者而其激觸詿誤之習則猶夫三十歲間事也春兄尋常見戒而稟性一定終不能移眞所謂下愚也奈何奈何猶未懲毖仍復有所獻蓋自知朝夕難恃不得不如是汲汲諸賢想加

憐愍也劄本依呈轉示慶支亦無妨也諒處之

又辛酉二月

復書殊用煩煎此亦時事不幸之致以此歸意益决也小紙來自鄉里昨以告于慶支者也孔聖論易而曰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孟子則以省刑罰薄稅斂爲王道之本今日急務有大於此者乎文移不以時發而貽害於民如此極歎極歎

減米降布之說流播遠邇人皆歡欣鼓舞至有失喜流涕者而關文尚寂人皆還疑而不信之守令之聞此者有及其未陣而擊之者誠痛也若不痛加禁抑則 聖恩終不下究而大失信於民其奈

何

右鄉里小紙

及其未陣云者似是借用公子目夷之言蓋守令及其令未下而取於民之意也

又辛酉二月

象魏漸遠涕戀難禁此時忽拜執事耑書指諭勤懇尤不勝戚戚也當初之来非欲久淹久淹只由國喪今 國喪克襄則初心難負蓋惟老而致仕禮經大防人臣違此一節則餘無足觀今此漢過其年已五齡雖欲復淹得乎惟是 上聖聰明言無不採羣賢滿朝夙夜匪懈而顧乃甘自棄於 明時是不能不慨然也若蒙 聖上據禮退人使之從容整暇好

好復路則志願滿足無復餘憾而亦豈非　清朝之
美事耶此事得力正不能無望於老峰大爺也餘薄
暮眼眵不能究宣

又別紙　辛酉

亡孫婦享年三十八有子男將以三月初八日祔葬
先塋于水原萬義艮坐坤向之原孫婦容儀端潔性
行淑均溫柔瀟灑識慮清遠時烈嘗久寓海上常涕
泣戀慕嘗以匹馬艱關嶺海來見而歸去秋疾甚猶
且承意事事忘其添劇及時烈承　召西來猶力疾
作書不廢問訊余亦盡心以致醫藥而終不能起痛
哉痛哉其平生且能知書常以文字爲可貴冀得藉

事之一言以慰其精魂敢以仰瀆崇聽

又辛酉

大婚當初雖愚迷如賤生者亦知其如此矣　國家無疆之慶百拜而祈祝矣只末俗無淳舊例好拘士類從此失一宗生非小事也奈何奈何

又辛酉六月

大禮成後頗覺地禁不敢相問茲者先塋以書感悚不可言此孤負　聖恩日夕皇隕入地之前此心寧已竊有小幅如不相告似涉自外幸望諒察

別紙

收布復舊當時率爾妄發竟歸虛牝此猶無傷而深

自愧悚者平生以棄疾於人而自悅於民爲小丈夫
事今不免此執事聞之豈不心鄙而欲唾耶然民生
則亦可憐也昨有嶺士頗來相見有一人中坐而歎
曰賦役甚苦無寧飢死於旱此豈非悲痛之言耶有大
家子爲邑宰退斥收布至三四民餘可知矣相親者戒以莫
作京書雖作而莫及時事此言誠是而於執事不忍
不破戒此後則亦不敢矣

又 辛酉八月

大醫行恭承問書此是日邊琢面何爲來此窮谷賤
疾無他只食不近口日漸焦枯死是早晚事也地禁
形格此生不可復得相見矣今人悽惜也從今復稱

舊號殊爲未安而竊觀於易象則極有好處執事常占其好處則時事幸甚矣餘不敢究悉

又 壬戌十月

郊語尚在耳邊復此追書辭意懇惻殆令人出涕也目今人怨天怒危亡之勢愚智皆知之然自 上未有失德仁聲入人國事尚可爲如我賤臣者如有一毫可以裨益者則顧何所惜而不留哉顧以素乏襪線兼且年至已久禮經難違筋力難强都喪廉耻厚招人譏公私兩失悃懼徒增此所以決意歛退非不知 隆恩異數出於至誠而終不敢奉承中夜起坐徒有涕泗而已昨上休致之章倘賜 允許則此身

優閑更無所嫌尚可以遲留近畿時入鷺班以伸犬
馬之悃而亦可以密贊諸賢之萬一矣如其不然則
狷狹之志終不可渝矣見諭之意若是勤懇雖甚冥
頑寧不知感惟此衷曲非筆可盡未死之前或有逢
晤之會則庶可攄盡未罄之餘懷矣三種嘉惠珍荷
無已香醪雖數不厭好笑僕臥山村倩草不宣

又 癸亥正月

歲問多荷目者魚令之來欲其歸萬端而堅不聽非
但夙夜之臣來在庫湫地有所不敢本邑之受弊不
貲故致與爲期而送之雖於旬望間起發亦不過進
詣近郊投疏陳乞如又未蒙矜許則留疏而退而

已當初倘靡老台之防塞則無職名無廩祿無嫌礙而低徊優游略佐其下風久矣今日顧何益哉今之留住於此在野士論皆以爲疑而誠有所不忍遽去然其誰知之只有低頭甘受譏責而已

別紙

砥台誠懇每令人歎服其不量其力之難任而竭其心思以至於生病而不顧雖冥頑如我者時有涕出時矣今此台亦退其不幸甚矣然苟知此台之血誠則仲氏大爺何不上告下撓而任其來歸耶雖不敢摧折言者而亦豈無方便之道耶然略聞其所事稍有頭緒誠願執事極力擔荷卒有以了當以爲救民

活國之助如何中夜無眠呼燈略此○又有所白竊
聞仲氏大爺頗有酒謗至有譏諷詩句行於章甫間
云如果有其實則不但於臨政處事大有所害亦豈
養壽命愛身體之道耶實不勝痛憂相關之切敢此
冒犯皇恐皇恐

又 癸亥五月

病伏江皐半入鬼門忽蒙
慰豁兼以感戢此漢得罪清議將爲無狀小人以爲
盛世之羞非不知 聖恩罔極糜粉難報而不敢復
爲冒入以增詬辱故不敢不徑歸而來此之後日聞
詆訶之言茲不欲仍留近京之地擬將復爲遠去不

聞不知也今來諭如此懇惻心誠感感涕幾隕之然
鄙性狷急將不得回頭矣盖念今日　恩禮無前而
顧乃忘廉喪耻以蒙汗衊則實忘其　聖上禮遇之
實而反以仰累故決意退去區區此心孰能知之

又癸亥閏月

今時異於昔時不敢作孰亭書作亦不敢他及春兒
文字更與諸炳商量同納餘祝明用嚮錫佑我家邦

又癸亥十二月

承書煇前煎無以爲喻信後已過多少朝暮已有有喜
之候否最可悶者　聖候未盡平復之前復有色憂
神人憂惱如何可言竊聞士民爲　上躬置酒相慶

矣今又如此憂喜相仍類如是安知非久不復承悅
樂耶默禱默禱

又 甲子二月

每年寒食例見花紅草綠今年則雪霜交積山裏
尤寒老物益不堪其苦伏蒙遠賜問札感慰之至無
容盡說慣知嶺春有終歲不見人處切擬抱書去入
適此騷屑不敢爲良望方結茅於先墓下未知此計
果如何耳

又 甲子四月

聖母終事次第了當普深痛慕更無逮及竊聞夫人
綸事有日竊想凡百殆於不言而成惟是才過 因

山畿民悴甚不使重病必已在範圍矣僭言及此皇悚惶悚餘祝起居增衛

又 別紙 甲子七月

月廩猥荷仲氏大爺之周旋得免匪頒之式日夕感祝此非虛語也惟酒食之給雖是 國典然觀其法意則在朝供職之人一朝退老則 國家以此酬其日前之勤勞其意美矣今此漢則本在田野無一毫補益底事而自食其力今於年滿之後乃受此 恩例甚無謂而極不能安於心矣道臣昨稱 聖旨輸致二斛米不敢辭却謹受藏而不敢用矣仲爺若復陳白而還收俾安賤分則善之大者也如以復煩

虐聽爲嫌則雖甚煩瑣亦當自陳疏章耶況此在常
年則猶可黽勉領受仰體　朝家惠養之意而今玆
大侵實非尋常至於　上供亦在所損則今此　恩
數雖曰大典所載不翅不緊者如不可永免則姑俟
年豐而更議亦無所害幸於同被之際奉商於仲爺
如何此甚細瑣故不敢煩於大體之記府更乞毋泛
而特副之如何如何昨見　永昭殿祭需減定之
命尤爲隕越故急作此耳見

又　甲子十月

逖聞孺文及第爲瑞賀爲德門賀又爲遂孫幸其相
與周旋也未知二哥小科如何想亦高捷也曾見朱

先生待受之榜而與人書有云閭里寂然今又見黜乃知科舉之喜雖聖賢亦不免也○屯村之屯曾是屯蹇也數年來每祝福慶雲屯也今果驗矣只大福慶何時慰我臣民也

又乙丑五月

臥病垂死只有數莖新荷相守不去此時忽承珍緘十分開慰無以盡謝竊聞今行頗有事在深爲大家重之也惟昔年師門之爲此緬禮頗有爲世道爲言者而只自新卜反葬先兆於禮甚得故愼老行之不疑玆者側聽一如師門事此則幸甚又有一慮楊兆不甚雄偉逼仄穿穴驗翁之所深忌此亦不可不知

也適有愚思故不敢不以告也相去雖遥豈宜載以相餉也今日事原其本初實起於此漢而推以極之則又豈非黑水耶時運所關奈何奈何

又乙丑十二月

歲暮寒甚慕用方深忽於褫中承拜下狀仍受曆書之惠仰認眷私無以盡謝此深臥空山晨夕吟病未知何時免此苦海耳曾以一書溷煩仲爺崇聽蓋以韓氏墓地也及得答書知韓哀之言有不然者今日聽言之道誠是難事又有所懇昔年仲爺歸自燕山得 太祖高皇帝所製國子監冠服制度孤賤襲蒙依樣製示極以爲幸嘗十襲尊閣矣曩時禍故時只

有衣帶而幞則不知所在似是失去切欲更造以全
一王之制仍使還鄉士子漸有聞見以爲變夷之兆
則不是小事倘蒙俯諒別造投示則甚幸而如或不
易則暫時借送俾爲樣子則自此依造後卽當完璧
耳欲以此意直以告達而才以韓氏事有所徃復故
嫌於煩瀆敢以告於執事更望財處如何

又 丙寅十月

塊處窮山又値歲暮懷舊撫今百感交集忽奉大哥
來彔仍拜惠札如得曠世音耗慰豁不可言耳春兄
遺稿今又飜閱一過時有愴涕處今世更不可作矣
白首餘生空自憐悼也大哥累日相守其幸可揭只

恐青陽帶景得垂死一喬翁也好笑餘祝歲寒譽處
神佑無瑕

又丁卯正月

伏蒙華緘穿到窮谷此實新元一喜事也此何足言
哉居然踰八望九人而回顧平生所爲何事可愧亦
可笑也同春遺集承方淨寫可幸可喜朱子大全所
講於南軒問目亦載録於書札類而答語則自在於
南軒集可考而知也若並載答語則當別立編目矣
朋友門人慮不及此而執事之留意至此不勝欽歎
也院享位次以妄言之故漸生不好交象愚亦從此
休矣亡兄碣文伏蒙仲大爺不鄙終賜真蹟感幸之

私誠不可言也自餘只祝新春福祿雲屯以助錫保之休幸甚幸甚○鄭江陵及第牛溪責其風霜之餘許令赴舉今日責備於執事者或用牛溪說否只天生人才使用於世而爲父兄者顧念利害使之阻遏者似亦非公心矣然則使之赴舉者亦或一道耶愚之使疇出身者實非所願而迫於家衆諸弟姪所說門戶之計渠亦不得自由自今觀之則恨不得執其裾也渠必不至絶裾如溫嶠也

又 丁卯二月

遠拜問書如奉譚晤慰不可言遺稿問答不入於文集而別行則如示似好矣但既曰師友講論則當以

儕輩問答揷入於其間莫或支離耶若曰升堂記聞則未知如何此等題目古亦有之矣惟其門下諸人喙喙爭鳴各售所見竊恐雖以執事之位望未能厭服其心也

又 丁卯五月

欹枕窮谷恭俟寅卯年中事不料珍函遠來存問死生披復屢回殆於紙毛而不已也仍審閤中均寧喜幸區區惟洊家喪禍有不忍聞未知其慈氏何以支過思之酸噎非虛語也此老而不死目見世道頹敗欲爲 聖明扶持得一毫半絲而反爲曳薪救火之歸深自悔責而無及也春兄遺集淨脫幾許恨未及

源令而入刋也年譜亦將打白耶飾巾待盡者恐未及見也此等事無由面稟咄咄而已

尤菴先生文集卷五十三

書

與李幼能 端相 庚子元月

青門之外良荷遠將忽於陸褫蒙賜手札滿紙警誨實感卑腸況荏苒新歲弓劍慟切之諭極令人掩泣讀不忍成聲也還 朝之教非不欲承而隱之於心有所不敢者其說略具伯仲間也山林閑靜之樂是勿言勿問有若不知其事則 朝廷庶幾受福矣此時此事正不能無望於伯仲自是與世相忘者事寧有受 國厚恩係戀 君父而可以樂此者乎下惠清香未及披來已覺彭彭襲

人謹當長跪几案以爲千里薰德之資耳乍暄更祝
爲時加重

又庚子四月

默計前年日月追念出入
筵席之時獨向暗中不
覺吞聲以哭常以爲湛齋翁七月日先獲我心者也
茲拜惠書旣感且慰不容名喻近日事苟求誅首捨
我其誰仰恃　聖明言不知財以來彼人之口雖受
沉宗之誅尚所甘心至於累得血誠之臣誤得舊要
之友有靦面目且恨老子之命薄奈何奈何去年之
歸旣已剥床而膚真所謂其晚也已尚何見幾之有
方伏路傍上章待罪忽蒙
聖明勤諭誠不翅寒谷

之生春碎首糜身何足仰報萬一哉伯丈前時時有
警誨自今思之真是龜策也何當復陪從容說此懷
也正遠只祝爲時加愛

又辛丑元月

屏伏窮山去鬼不遠此時承拜惠書盈牘之辭無非
赤心之片片者拜讀尋繹不覺感佩仍審泰亨方囘
盛履增慶又深攢頌賤疾經歲不已　聖考再期只
隔數朔每追想　龍光不禁清血凝枕前日文字之
上以爲賤言無徵不足以動　聖聽故敢舉當時事
固知執事聞之亦宜摧咽也然執事送　往事　居
一循古義將何所憾如我無似孤負　大德竊息穹

壤間尚遑刑章豈非舛者然區區此心或有知
者知之耳去夏事置之勿復道而復有一種行言謂
我倡言　聖考不宜祔廟信如此言雖擢髮而誅不
足以數其萬一矣寧欲遽然滅死不聞此等說話而
不可得奈何奈何執事不爲此等所動猶賜撫存豈
上所謂知之者耶尤切銘鏤臘劑珍謝卽嘗一二種
以飮德意耳

又　辛丑至月

病伏老屋只與死隣此時雖有風聲鳥音亦足悉然
而喜矣況如執事使者奉珍函以見諭而滿紙縷縷
無非出於肝肺間者如盛德達識無一毫物我之

私而又不以愚陋見外則何以及此既歎既感無以
盡喻仍審履茲陽復體候勝迪慰瀉之忱又不自任
時烈頃痓子婦於畿輔歸即病癰幾殊幸免則門外
日來者索以所無雖居田里甚無閑靜之趣耳伯大
監所遭前年已是意外今年則又不可言矣然此於
伯大監有何加損耶文潞公方被燈籠之劾也李師
中有未死姦回之詠孰謂潞公復躡後遊而明道之
喪推題墓道者竟非他人則是燈籠自燈籠姦回自
姦回而潞公依舊自潞公矣況今日事又與彼大相
遼耶幸望寬着心胸無甚介然如何如何所可恨者
去年李君瑞疏後不費片辭是非已定如使一番諸

公付之一笑而以爲渠亦風聞偶錯則氣象寬容舉
指老成矣顧乃激而翻上以至今日此豈獨執事私
門之運氣哉喬木受蠹故國無光此實有識之士隱
憂浩歎而莫知所屆也至於營糶一欵則眞是魯衛
之政而難辨陸蓮之似故前日之疏願與並案人若
以皇甫度遼見笑則或過矣而至於見諭之意則大
非所圖矣如何如何還切悚仄也子婦挽語非但欲
爲一時觀美如得執事一言則所以覆幬其子若孫
者不貲故敢以冒請矣今雖已後於紼誠願終惠也
隱之於心以爲不得則其請不已也玆復竊有所請
者鄙劣承幸雖晚託契之心則實不淺矣常願絕去

華飾只以道義往篋相期於千載之下矣今茲來札
執辭過謙使人有恧縮而不敢當者此豈平日所望
於執事者伏望從今屏棄此例使彼此俱得不勝幸
甚惠貺感領至意不知攸謝餘歲暮加重以副遠誠

又 壬寅四月

昨別至今惘然何時復得從容耶良覯真是頂門上
一鍼謹當佩服以爲弦韋也第恐偏駁之性守初彌
堅也歸舟已到彈琴下愴然有吊古之懷耳

又 癸卯六月

暑痢兩月危死者數矣萬事灰心惟是古人所謂陟
恪在我先王左右者是眞有此理否乎如有則速化

誠所願只此一念耿耿於心矣前月末間家弟褫到
所惠書纔纔屬意儘出尋常感佩之極喜幸交至只
以前歲妄作之故國言漸深因致　朝端風浪翻上
一層震懾駭懼俟罪不暇其何敢裁封簡札以投於
京裏大家乎以此久稽修謝常自悚仄不料執事不
以爲罪而又下手書畀之長牋仍徵報答此漢於執
事自知無以獲此始焉驚疑終而鐫戢第承頃頗失
適喜今復常神佑豈弟其理不爽遠地憂想用是少
紓也此罪大愿深鬼神並怒抱此痼疾自料難醫彼
外食之憂可且倚閣耳駭機之諭尤荷愛念頃者有
人亦示如此此答以頃歲前劣之疏自北而來苧相

謂人曰世人知有此李某榮幸甚矣此爺實爲今日準備此語云矣今來示又以此漢爲首則又朱子所謂暮年光華者也無乃過分乎可發一大笑耳賤心久有所懷不敢不略布也竊惟執事既判於內外義利之辨審擇於爵祿之來故士心翕然向之甚盛甚盛然嘗觀古人於勢利既或淡泊則又只放曠以爲達沉冥以自晦其便私之圖則可謂善矣而於世道無益而有害則審矣今執事則不然乃又留心實地兩弊俱無豈非世道之幸歟如我無似所以亦不自揣而願附於下風也惟祝益以經史澆灌栽培主張斯道秉持風裁使一隊善類皆得以淬礪澡滌如己

卯乙巳之盛則　宗國庶有賴乎荷相與之深敢空胸臆幸加恕諒也仄聞伯氏大爺特除憲長天人之際已有響合之兆矣無任攢賀攢賀所忌如前所云不敢別作書恨恨久廢筆硯拌死强此不成倫脊只望酌覽即丙伏惟默會

又　癸卯

伏蒙不鄙示以廟議感幸之極還增愧悚春間禮官下來俾獻其議此才以病祈免又思頃年有所論說而其疏不見檢舉邈如墮井又以爲　朝廷已有所定而使不敢議其得失此則抆舌而使之言也遂不敢獻其瞽見而得見春兄所議則不甚有據似未免

手分世界之現化矣盖既失大本而經營於末流則其如此無惑也爾後竊聽於途說則執事入大文字有所折衷甚恨不得一見副本也今者伏見別紙示諭則復如渴者之得泉也何其所論不約而相符如是耶夫都宮昭穆之制既不可輕議則朱子議狀中以僖祖爲始祖之訓豈非今日之大典乎但禮諸侯無世室之制則今以 穆祖準僖祖爲始祖而 太祖廟主更無可處之道此甚室礙之大者然禮疏又有異姓諸侯於始封之初便立太祖廟之說夫既立太祖之廟則不應於中間旋復廢之而遠以始封者易之也此不但人情禮意之不然以朱子所謂以太

祖當日追尊之心嘿推之訓求之則異姓諸侯真不
廢已立之太祖而亦不祧始封者無疑矣若然則今
日　穆祖爲第一室而　太祖爲世室便無所礙此恐
是今日第一義也若論　永寧殿及　太廟見行之
制則一二正犯朱子之所刺子孫處於正處而祖宗
居於偏處既非所安而棟宇儀物及祭享之豐殺疏
數又有不同者則所謂求之神理豈遠人情者極可
思量處也且一墻之內既有二屋以奉神位則不可
不謂之二廟既謂之二廟則當有賓主輕重之辨矣
主永寧而爲言乎則豈有偏者爲主而正者爲貳之
理乎主　太廟而爲言乎則又豈有子孫爲主而反

謂祖宗爲貳之理乎不得已而處此二者則無寧
永寧雖在偏處而大其棟宇使有加於　大廟則猶
或愈於今日之慎也故當時禮官私請所見之時略
以此意及之矣今執事所大不安者則甚以　恭靖
以下祧主並享於　永寧爲非也鄙意盖亦如此盖
以穆祖爲祧主也則　太祖當日尊崇之心不應如
此若以爲非祧也則　恭靖以下既廢於　太廟而
還舉於他廟又甚無謂此鄙意之不能無疑於今日
議者而執事實先獲之矣然先王昭穆之制及朱子
不祧僖祖之義則必不見用而如藏祧於　太祖之
夾室亦必以變舊爲難矣只依舊藏於　永寧之夾

室者爲可得行矣然若以朱子之說斷之則只祖當爲正位而　翼度桓三祖當下與　穆並爲祧位於夾室略爲有據耳日後與役之時幸更以此數說申請如何如何愚既以議禮蔑罪於諸公其餘蹤迹種種難安只合齟舌省咎而已不敢更與於此等議耳

又　甲辰閏月

頃者猥承連紙書奉讀屢回幾乎墨渝只以蹤跡之嫌不敢輒通姓名於凡席則只嚮風馳義而已第其中自道之謙既仰見盛心而奬諭之勤又非賤陋所敢當者每恧縮而不已也不料茲者遠遣耑指垂以

問札且以別紙賜教諄諄眞所謂片片赤心說與人矣不知陋劣何以獲此於高明旣感且悚無以爲懷輒敢破戒亦以別紙求教幸賜反復也諸兄弟秩祿記存亦知踰涯矣豈直梁楚之一諾哉諸兄弟無乃太盛不無盈滿之實荷憐幪之庇然自顧孱門懼也乾魚魚卵感領至意無以盡謝此家厄未殄湖寓染發一外生幾死出置家累於他境又有一外生傳痛於所置不免再次遷就而身歸故土靜以俟之耳今書示諭誠荷眷恤只是引喻過重使事失當極令人惶恐也繼自今擺脫虛文只以樽酒用金相際則可期於久遠而不渝矣千萬伏祝伏祝原相承訃

驚悼人固有陰陽分數要是多者勝耳今如此相豈易得哉此間栘姪不幸病甚危春兄煎熬見之愍然千萬只冀暑漆加重以副遠誠

又 乙巳 雙扇 日

此漢今日惟雲山不相厭故來在萬疊中微吟栗老招提草樹憂寂寞對山僧之句矣忽此一角珍緘出自專足懷中投入山窻云是館洞李舍人所送悄悦驚疑亟披疾讀一喜十感且涕且悚也既而自笑以爲對山而談世事古人云何此時山靈必欲浮我以大白從此亦將見絶於山矣第雖見絶於山而不見絶於故人是爲大幸以此易彼胡可哉仍以此自解

也其所謂喜者何也兩病相望只勞宵寐心中所懷無路相傳首疾心痗之際見此手滋仰知相累雖深而猶不忍相疎此安得不喜也所謂憾者何也載遍云云鄙意初無奉疑於吾友況自去歲徃復之後自謂兩心益復相照少無隔礙矣今乃更有云云有若以憩猶爲不相悉者然雖欲無憾得乎所謂且涕者何也孤臣抱弓淚無乾時今以不白賤臣心跡以悟上心則無以拜　先王爲諭此則看未終句不覺涕血交頤也其所謂且悚者何也區區蹤跡本如臨谷雖以緩辭好語見教猶難收粟況以實狀相告此則不敢不渾身俱青也去年盛疏雖靡明教豈不知斷

斷爲　聖德也爲時憂也其曰直爲賤臣者非譖則
即妄也正晦翁所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者此何足
掛在耳邊也惟是因此不憚自廢遂使　朝廷失一
元城微余之故寧有此事此則不得不自悚且罪也
然其時疏語竊聞其一二每以爲此非大智必是大
愚非大勇必是大迂其於俎上之肉則固無損益也
盖不能回或人之惑而亦無以加其怒非不欲加也
前已極而無復有加也故其時或有來慰我以爲憂
者而吾不暇自憂實爲吾友憂亦不爲吾友憂而憂
清朝之失士也至若賤跡則無論前事只以近者言
之　聖上行幸之日固宜縮伏而已而衆議閧然以

爲不可如是遂出路傍僧舍以待　回鑾之日矣及
被再　召之旨則不敢不赴及兩蒙　賜對面諭以
還朝且於　臨發駐仗使張令申諭則敢以追後上
去爲對矣及至幾則非惟疾作自念危蹤何敢過
分水嶺一步乎敲推屢日遂終於退歸而若不陳露
寃橫則是實自外於　聖恩故略擧其槩而終不敢
分明入題初不敢有分疏之意矣　上之略問而不
更檢擧者似是鎭靜消磨之道也下之嘿嘿不敢發
口者虎口之手誰敢輕授耶今世有一幻能已是奇
事也只是情外之謗轉加一層新奇之外更求新奇
未知終極於何地耳所恃者春兄在　朝尚爲俄死

者不擇聲而呼焉豈不爲寃陷者盡氣而拯之耶輔養　新命欲俟前疏　批下而更上祈免之章訖茲未蒙　回下惶恐益甚未涯奉除只有死後共朝聖考之日是爲相見之期耳末前萬萬自愛

又乙巳七月

空山中夜獨坐無寐此時雖野老來問尚且跫然況如我幼能書又曷可道哉雖寂寥數語猶且謬謬況此連紙疊牘片片皆從肝膈中來者耶既不自知所以得此則只自愧隕感戢而已及如　聖上恭黙之徵亡友奠誄之詞讀來不勝枝血增咽也孤臣抱弓老淚常懸每奉　遺教五內如焚今茲所諭雖不可

爲典要亦豈無或然之理也今春所蒙　批辭果不
尋常其中一二句人或爲賤臣危之而竊覩其抑揚
傾倒處恰似　聖考手段蓋以爲　聖上所受語法
自如此故賤臣則不自危之矣　行朝登對竊仰
龍顏酷類　聖考天表心懷自然感愴不覺俯伏流
涕賤臣心事惟知者知之而亦以俟後世之子雲耳
呂氏之扁敢不承命樂爲之說但呂氏雖晚年所立
卓爾而其學問則朱子嘗有病之之意今吾友生乎
朱子之後豈復如是而甘以此自號耶好笑好笑徐
今事置之勿復道也今番下來時咫尺不相見聞渠
語人曰某若略略說人以爲吾豈爲徐某而不進云

則吾可免罪焉而終始默默眞若爲此漢而不敢進
如李某疏然吾爲是憾而不見云云可發一大笑也
此眞徐令規模也其直情徑行不如是烏足爲徐令
哉春兄事必欲其得當矣縱其終無一事亦事勢然
也何可爲恠承不出戶庭之諭此何許大力量何許
好門法耶閻若無人褰帷則在者自他人觀之則雖
似冷淡難耐然披玩古書忻然有會心處則不覺千
載之爲遠矣人世之樂詎可與易此者況吾友此自
是家法耶清香未及開緘自能透裏襲人遠想明德
不勝感嘆之懷此一病支離看書時絕少只得無聞
而死矣每誦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句不覺三

復感慨也又每誦蟬聲益清未嘗不懷高風之語
以爲朱夫子正爲今日準備此話來也自餘泓頴何
能盡人意只祝新凉加護

又 丙午二月

頃拜復書嗄塞不忍讀可謂一字千涕矣方以別紙
仰塞俯詢封檢索便之際忽又得今月初六日惠書
他不須言而甚喜支勝也別紙妄陳瞽說取舍之極
只在高明之範圍耳鄙意君子行禮寧執而爲固不
可流而病俗今日之得失竊恐所係非輕也武侯營
壘之諭時自暗處也然慶元之際豈至於今日之甚
乎只此漢少不勉學老而無成兀然一庸人矣不料

今之君子乃以此餉之眞所謂老去光華也疾病方苦未能盡吐所懷惟望黙會耳

又 丙午二月

日者伏承兩度惠書卽以修敬依教入監營視未及登徹而又以專指走示襄事得禮姑且不論於小正取舍儼然有宗周之義奉之期且諭以改日曲折此所關豈直一家之事而已竊不勝敬服之心也記奏文有拱北之心如水必東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曆之語每讀至此未嘗不掩泣也今乃家有賢孫用不替刑眞所謂周禮在魯者歟只水必東之句清陰大老引用於丁丑之

疏而至有瀋陽之行而今其從孫乃書幹難河所建
者以陷引用大明律於議禮之人豈朱子所歎聚
星亭後昆彧乃附操羣亦忘漢者耶嗣述之難自古
而然可不戒哉荷相與之義傾倒至此悚仄悚仄只
祝節哀謹禮以慰瞻溯之誠

別紙

曾與瀋師從容累日喜言曆法有愈於地家說豈其
所長歟抑歐陽公喜言政事之意耶其於二術未知
孰精然猶能爲兩涉其流也愚每以爲曆家只用刻
數不用分數故用初正刻終未能齊整今虜中曆（朱子稱金曆必虜中曆）用分法意其纖密有可觀者細考之則其

節氣乃與大統曆有大相徑庭者其星宿建除亦不
相符必非羲和正法也大統曆則是　太祖高皇帝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至數也設使或差
於天運執正統者猶能賜天之姓則天運亦豈不爲
正統改紀耶今尊家取捨之正且精如此亦能使諸
神受紀矣雖有日家參錯之說幸勿撓奪於萬一如
何如何吳人謂蜀士曰天有姓乎曰有曰其姓云何
曰劉曰何以言劉曰天子姓劉故知之

又　戊申正月

陋命奇釁無事不有粵自嶺儒以後則益不敢以人
類自處又有孀姊在京寒餓擬歸同夔未及五載去

春疾劇其夏背捐纔經引歸旋哭滕前兒女渠雖卑賤父子之痛則至矣未及瘞土身卽大病屢瀕於死秋季略歇季冬復發自謂必死無疑也自數日來略有生意然旣已生老而病矣其下一欵是次第事而臘月三十日又不肯去說閻羅老子只得隨化歸盡而已惟是大可怕者子張語也其以君子爲終小人爲死者意甚痛切此漢生已周甲而所當看之書猶未能十之二三其已看者亦甚朧朧猶未嘗看書猶如此況進於此者耶其於所謂終其事者何如也精力稍强之日虛負可惜光陰雖悔曷追然此意無可與告語者惟吾友每以長牋短紙傾倒無餘意若不

甚鄙夷者故闌語至此想或蒙察也惟賤事如上所陳故雖於記室之問亦復闕然雖恃雅量之見恕而在我孤負之罪則甚矣每奉垂翰愧汗沾衣也前歲承曆法之詢愚意以爲朱子於尚書順數日度於詩則從逆數之法蓋順數則簡繁絜而逆數則徑捷故也只此是大綱其餘零零瑣瑣者自書雲笇家者事不足深究也如何如何尊伯氏文字之託雖不敢當亦何忍辭早晚承狀文之示則謹當竭駑呈稟也只吾儕前去光景日覺催短欲及未死時相與商量者甚多而相見無期書亦不能盡意甚可歎也最是大學格物一句切欲相確而不得蓋此是吾儒最初下功

處而其義不能曉解蓋讀朱子註釋時自謂隱約見得及見退溪所論則復茫然不能模捉幸望幼能考其文集詳究其最後自謂覺其前非處剖析見教如何如何惟此等事尚屬自己而又最爲切實如此商論則庶有窺斑之日矣和叔珍重否此友累有書以其所託文字久未淨稿故欲俟其成而並答其書矣須先以退溪格物之說反復見示如何

又 戊申十二月

數月靑郊病情難耐又忽有 新命仰思古昔惟孔鼎銘實是先獲故束裝渡江矣不料 聖意勤懇至於遞職而留之故低徊江外訖茲前却矣茲拜來書

乃用退溪事子貢所謂一言以爲不智者會未熟讀耶愧悚愧悚然果承 聖意復入脩門則定不許吾友閒居未知將如何所諭 寧考云云讀未終行不覺掩涕也貴胤此豈敢奬諛自不覺歆羨之至故自有前書之云然譽兒誠古人所病亦何傷於譽人兒耶玉潤在此相守甚有相觀之益也適冗只此

又 己酉正月

病臥深谷意思無聊忽拜垂札頓覺沉痾之去體也第相憾之喻甚令人捧腹也自已去就亦且奈何不下其暇猥及他人耶但謂羨歎高趣則有之矣會在江外徐載邇以書見責以非儒者今日狼狽至此儒

名雖可慕而亦可惡也今日吾友欲爲儒者不欲爲
儒者各在飲水者之冷暖而已病裏寫此不禁一笑
想亦發一粲也

又 己酉三月

耑足來致手札筆畫飛動辭意敷暢可知宿疾之良
已此喜何可量也第所引朱夫子三出事太不着題
極令人皇悚不安也今日事非朝廷之不用只此愚
庸自無所用耳豈有數十日在朝而人情拂鬱如病
在身者哉彼適令直是可憐者也正如小兒擅場於
室中傍人獎之則罵詈長老歐擊兄姊無所不至此
豈小兒之罪哉且適令真俚所謂殺僧而償命者雖

使此漢因遞令而退歸以此漢而受困不亦可笑之甚乎曾過楮島聞許生東事而捧腹矣不謂遞令之亦然也來諭所謂質疑問難之云殊激懦衰今日以義理之說相講者絕無如幼能與和叔幸不鄙夷時以掌疏見投榮幸深矣其欲因獻其愚以請明誨者豈有極哉如論退溪格物說亦已收襲隨來當俟數三葬埋了當當以別紙申稟也此等事不命猶承況勤教至此哉如昔年所論曆法但究詩書註說日行順逆之同異則其餘細碎論之亦可不論亦可矣然亦當徐稟其說爾此旬日之間遠遭家內四喪悲苦度日華陽之行當在初夏間矣承欲謝西樞深爲時慰

喜幸勿遽歸留輔　聖主也未涯奉際春寒多愛○
邇令長短知之熟矣當初誠欲共推血誠以效萬一
於　王家矣及至時議沸騰從憑日甚則彼安得不
動哉今日事只可坐以愚不解事而謂之有心於斥
逐賤拙則愚不信也聞貞相徵見邇令疏草而報曰
恰好麻姑瓜搔背彼安能思量斟酌哉長者如此則
其餘可知也

又　己酉八月

仄聞屬疾有日豈久住城市少違靜養之節而然耶
病鶴思山晦翁所歎遠想情境無異此身之當着也
此塊處山間與死爲隣時閱册子有所疑晦每欲奉

質於高明而既不可得則只悵然太息而已然每玩
去年所授格物說以爲以其所已言者推之則其所
未言者庶或可以相說而解矣未涯奉陰千萬加愛
以幸朋友